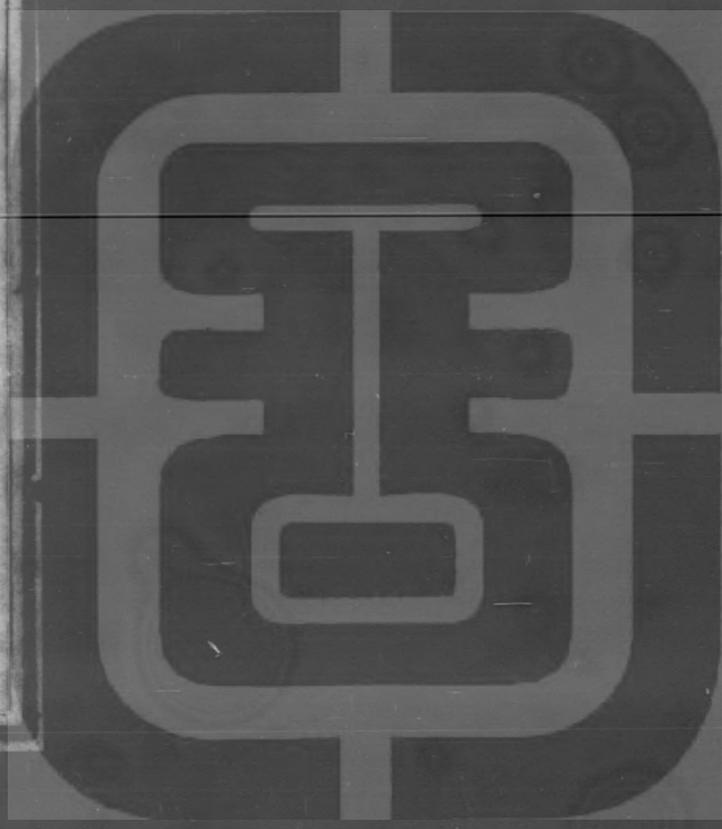


南齊



列傳第二十一

南齊書四十

臣蕭子顯撰

武十七王

武帝二十三男穆皇后生文惠太子竟陵文宣  
 王子良張淑妃生廬陵王子卿魚復侯子響周  
 淑儀生安陸王子敬建安王子真阮淑媛生晉  
 安王子懋衡陽王子峻王淑儀生隨郡王子隆  
 蔡婕妤生西陽王子明樂容華生南海王子罕  
 傅充華生巴陵王子倫謝昭儀生邵陽王子貞

江淑儀生臨賀王子岳庾昭容生西陽王子文  
荀昭華生南康王子琳顏婕妤生永陽王子珉  
宮人謝氏生湘東王子建何充華生南郡王子  
夏第六十二五二十二皇子早亡子珉建武  
中繼衡陽元王後

竟陵文宣王子良字雲英世祖第二子也初沈  
攸之難隨世祖在盆城授寧朔將軍仍爲宋邵  
陵王左軍行參軍轉主簿安南記室參軍邵陵  
王友王名友尋廢此官遷安南長史昇明三年

爲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  
輔國將軍會稽太守宋世元嘉中皆責成郡縣  
孝武徵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臺使自此公  
役勞擾太祖踐阼子良陳之曰前臺使督逋切  
調恒聞相望於道及臣至郡亦殊不踈凡此輩  
使人旣非詳慎勤順或貪險崎嶇要求此役朝  
辭禁門情態即異幕宿村縣威福便行但令朱  
鼓裁完鉞槩微具顧眄左右叱咤自專擿宗斷  
族排輕斥重脅遏津埭恐喝傳郵破岡水逆商

旅半引逼令到下先過已船浙江風猛公私畏  
渡脫舫在前驅令俱發呵賊行民固其常理侮  
折守宰出變無窮既瞻郭望境便飛下嚴符但  
稱行臺未顯所督先訶彊寺却攝羣曹開亭正  
檄便振荆革其次絳標寸紙一日數至徵村切  
里俄刻十催四鄉所召莫辯枉直孩老士庶具  
令付獄或尺布之逋曲以當匹百錢餘稅且增  
爲千或誑應質作尚方寄繫東冶萬姓駭迫人  
不自固遂而深衣敗力競致兼槩值今夕酒諧肉

飫即許附申赦裕明日禮輕貸薄便復不入恩  
科筐貢微闕筆捷肆情風塵毀謗隨忿而發及  
其狃蒜轉積鷲粟漸盈遠則分鬻他境近則託  
質吏民反請郡邑助民由緩回刺言臺推信在  
所如聞頃者令長守牧離此每實非復近歲愚  
謂凡諸檢課宜停遣使密畿州郡則指賜勅遙  
外鎮宰明下條源既各奉別旨人競自罄雖復  
臺使盈湊會取正屬所徒相疑憤反更淹懈凡  
預衣冠荷恩盛世多以闇緩貽讐少爲欺猾人

罪若類以宰牧乖政則觸事難委不容課逋上  
綱備覺非才但賒促差降各限一期如乃事速  
應緩自依違糾坐之坐之之科不必須重但令  
必行期在可肅且兩裝之船充擬千緒三坊寡  
役呼訂萬計每一事之發彌晨方辦粗計近遠  
率遣一部職散人領無減二十舟船所資皆復  
稱是長江萬里費固倍之較略一年脫得省者  
息船優役寔爲不少兼折姦減竊遠近暫安封  
聞喜縣公邑千五百戶子良敦義愛古郡民朱

百年有至行先卒賜其妻米百斛蠲一民給其  
薪蘇郡閤下有虞翻舊牀罷任還乃致以歸後  
於四邸起古齋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夏禹廟  
盛有禱祀子良曰禹泣辜表仁菲食旌約服既  
果粽足以致誠使歲獻扇篔而已建元二年穆  
妃薨去官躬爲征虜將軍丹陽尹開私倉賑屬  
縣貧民明年上表曰京尹雖居都邑而境壤兼  
跨廣袤周輪幾將千里縈原抱隰其處甚多舊  
遏古塘非唯一所而民貧業廢地利久蕪近啓

遣五官殷灞典籤劉僧瑗到諸縣循履得丹陽  
溧陽永世等四縣解并村耆辭列堪墾之田合  
計荒熟有八千五百五十四頃脩治塘過可用  
十一萬八千餘夫一春就功便可成立上納之  
會遷官事寢是年始制東宮官僚以下官敬子  
良世祖即位封竟陵郡王邑二千戶爲使持節  
都督南徐兖二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  
史永明元年徙爲侍中都督南兖兖徐青冀五  
州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持節如故給油絡車

明年入爲護軍將軍兼司徒領兵置佐侍中如  
故鎮西州三年給鼓吹一部四年進號車騎將  
軍子良少有清尚禮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傾意  
賓客天下才學皆遊集焉善立勝事夏月客至  
爲設瓜飲及甘果著之文教士子文章及朝貴  
辭翰皆發教撰錄是時上新親政水旱不時子  
良密啓曰臣思水潦成患良田沃壤變爲汙澤  
農政告祥因高肆務播植旣周繼以旱虐黔庶  
呼嗟相視褫氣夫國資於民民資於食匪食匪

民何以能政臣每一念此寢不便席本始中郡國大旱宣帝下詔除民租今聞所在逋餘尚多守宰嚴期兼夜課切新稅力尚無從故調於何取給政當相驅爲盜耳愚謂逋租宜皆原除少降停恩微紓民命自宋道無章王風陵替竊官假號駢門連室今左民所檢動以萬數漸漬之來非復始適一朝洗正理致沸騰小人心罔思前恩董之以威反怨後罰黜窮則觸事在匪輕齊有天下日淺恩洽未布一方或飢當加優

養愚謂自可依源削除未宜便充猥役且部曹檢校誠存精密令史奸黠鮮不容情情既有私理或枉謬耳目有限群狡無極變易是非居然可見詳而後取於事未遲明詔深矜獄圜恩文累墜今科網嚴重稱爲峻察負罪離讐充積牢戶暑時鬱蒸加以金鐵聚憂之氣足感天和民之多怨非國福矣頃土木之務甚爲殷廣雖役未及民勤費已積炎旱致災或由於此皇明載遠書軌未一緣淮帶江數州地耳以魏方漢猶

一郡之譬以今比古復爲遠矣何得不愛其民  
緩其政救其危存其命哉湘區奧密蠻寇熾疆  
如聞南師未能挫戮百姓齊民積年塗炭疽食  
侵淫邊虞方重交州夙絕一垂寔惟荒服恃遠  
後賓固亦恒事自青德啓運款關受職置之度  
外不足絀言今縣軍遠伐經途萬里衆寡事殊  
客主勢異以逸待勞全勝難必又緣道調兵以  
足軍力民丁烏合事乖習銳廣州積歲無年越  
州兵糧素乏加以發借必致恇擾愚謂叔獻所

請不宜聽從取亂侮亡更俟後會雖緩歲月必  
有可禽之理差息發動費役之勞劉楷見甲以  
助湘中威力旣舉蟻寇自服詔折租布二分取  
錢子良又啓曰臣一月入朝六登文陛廣殿稠  
人裁奉顏色縱有所懷豈敢自達比天青亟見  
地孽亟臻民下妖訛好生嚙啗穀價雖和比室  
飢嗛縑纒雖賤駢門裸胥臣一念此每入心骨  
三吳奧區地惟河輔百度所資罕不自出宜在  
蠲優使其全富而守宰招繼務在哀剋圍桑品

屋以准貲課致令斬樹發瓦以充重賦破民財產要利一時東郡使民年無常限在所相承准令上直每至州臺使命以求懸急應充猥役必由窮困乃有畏失嚴期日殘軀命亦有斬絕手足以避徭役生育弗起殆爲恒事守長不務先富民而唯言益國豈有民貧於下而國富於上邪又泉鑄歲遠類多煎鑿江東大錢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須輸郭完全遂買本一千加子七百猶求請無地種革相驅尋完者爲用旣不兼

兩回復遷貿會非委理徒令小民每嬰困苦且錢帛相半爲制永久或聞長宰須令輸直進違舊科退容姦利八屬近縣旣在京畿發借徵調寔煩他邑民特尤貧連年失稔草衣藿食稍有流亡今農政就興宜蒙賑給若逋課未上許以申原充豫二藩雖曰舊規往屬兵虞累棄鄉土密邇寇庭下無安志編苜結菴不違涼暑扶淮聚洛靡有生向俱稟人靈獨絕溫飽而賦斂多少向均天實謂凡在荒民應加蠲減又司市之

要自昔所難填來此役不由才舉竝條其重貲  
許以賈術前人增估求俠後人加稅請代如此  
輪回終何紀極兼復交關津要共相脣齒愚野  
未閑必加陵誑罪無大小橫沒貲載凡求試穀  
帛類非廉謹未解在事所以開容天獄訟惟平  
畫一在制雖恩家得罪必宜中憲鼎姓貽譽最  
合從網若罰典惟加賤下辟書必蠲世族懼非  
先王立理之本尚書列曹上應乾象如聞命議  
所出先諮於都都旣下意然後行郎謹寫關行

愚謂郎官允宜推擇宋運告終戎車屢駕寄名  
軍牒動竊數等故非分充朝資奉殷積廣越邦  
宰梁益郡邑參差調補寔允事機且此徒冗雜  
罕遵王憲嚴加廉視隨違彈斥一二年間可減  
太半五年正位司徒給班劍三十人侍中如故  
移居雞籠山西邸集學士鈔五經百家依皇覽  
例爲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造經  
俱新聲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世祖好射雉子  
良諫曰鑿鑿亟動天蹕屢巡陵犯風煙驅馳野

澤萬乘至重一羽甚微從其微之權忽至重之  
誠頃郊郭以外科禁嚴重匪直芻牧事罷遂乃  
窀掩殆廢且田月向登桑時告至士女呼嗟易  
生噂議棄民從欲理未可安曩時巡幸必盡威  
防領軍景先詹事赤斧堅甲利兵左右屯衛今  
馳騫外野交待踈闊晨出晚還頓遺清道此實  
愚臣最所震迫狡虜玩威肅獲款關二漢全富  
猶加曲待如聞使臣頻亦怨望前會東宮遂形  
言色昔宋氏遣使舊列階下劉纘銜使始登朝

殿今旣反命宜賜優禮伏謂中堂雲構實惟峻  
絕檐陛深嚴事隔涼暑而別爲一室如或有疑  
邊帶廣途訛言孔熾毀立之易過於轉圓若依  
舊制通敞實允觀聽頃市司驅扇租估過刻吹  
毛求瑕廉察相繼被以小罪責以重備愚謂宜  
勅有司更詳優格臣年方朝賢齒未相及以管  
窺天猶知失得廊廟之士豈闇是非未聞一人  
開一說爲陛下憂國家非但面從亦畏威耳臣  
若不啓陛下於何聞之先是六年左衛殿中將

南齊書卷之三十一  
軍部鄆超上書諫射雉世祖爲止久之趙竟被  
誅永明末上將射雉子良諫曰忽聞外議伏承  
當更射雉臣下情震越心懷憂悚猶謂疑妄事  
不必然伏度陛下以信心明照所以傾金寶於  
禪靈仁愛廣洽得使禽魚養命於江澤豈惟國  
慶民權乃以翱翔治樂夫衛生保命人獸不殊  
重軀愛體彼我無異故禮云聞其聲不食其肉  
見其生不忍其死且萬乘之尊降同匹夫之樂  
天殺無辜傷仁害福之本菩薩不殺壽命得長

施物安樂自無恐怖不惱衆生身無患苦臣見  
功德有此果報所以日夜劬勤厲身奉法實願  
聖躬康豫若此每至寢夢脫有異見不覺身心  
立就焦爛陛下常日捨財脩福臣私心願願尚  
恨其少豈可今日見此事一損福業追悔便難  
臣此啓聞私心實切若是大事不可易改亦願  
陛下照臣此誠曲垂三思況此嬉遊之間非關  
當否而動輒傷生實可深慎臣聞子孝奉君臣  
忠事主莫不靈祇通感徵祥證登臣近段仰啓

賜希受戒天心洞遠誠未達勝善之途而聖恩  
遲疑尚未垂履曲降尊極豈可今月復隨此事  
臣不隱心即實上啓雖不盡納而深見寵愛又  
與文惠太子同好釋氏甚相友悌子良敬信尤  
篤數於邸園營齋戒大集朝臣衆僧至於賦食  
行水或躬親其事世頗以爲失宰相體勸人爲  
善未嘗厭倦以此終致盛名尋代王儉領國子  
祭酒辭不拜八年給三望車九年京邑大水吳  
興偏劇子良開倉賑救貧病不能立者於第北

立解收養給衣及藥十年領尚書令尋爲使持  
節都督揚州諸軍事揚州刺史本官如故尋解  
尚書令加中書監文惠太子薨世祖檢行東宮  
見太子服御羽儀多過制度上大怒以子良與  
太子善不啓聞頗加嫌責世祖不豫詔子良甲  
仗入延昌殿侍醫藥子良啓進沙門於殿戶前  
誦經世祖爲感夢見優曇鉢華子良按佛經宣  
旨使御府以銅爲華插御牀四角日夜在殿內  
太孫間日入參世祖暴漸內外惶懼百僚皆已

變服物議疑立子良俄頃而蘇問太孫所在因  
召東宮器甲皆入遺詔使子良輔政高宗知尚  
書事子良素仁厚不樂世務乃推高宗詔云事  
無大小悉與諱參懷子良所志也太孫少養於  
子良妃表氏甚著慈愛既懼前不得立自此深  
忌子良大行出太極殿子良居中書省帝使虎  
賁中郎將潘敞領二百人仗屯太極西階防之  
成服後諸王皆出子良乞停至山陵不許進位  
太傅增班劔爲三十人本官如故解侍中隆昌

元年加殊禮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進  
督南徐州其年疾篤謂左右曰門外應有異遣  
人視見淮中魚萬數皆浮出水上向城門尋薨  
時年三十五帝常慮子良有異志及薨甚悅詔  
給東園溫明器歛以袞冕之服東府施喪位  
大鴻臚持節監護八官朝夕送祭又詔曰褒崇  
明德前王令典追法尊親公情所隆故使持節  
都督揚州諸軍事中書監太傅領司徒揚州刺  
史竟陵王新除督南徐州體睿履正神鑒淵邈

道冠民宗具瞻允集肇自弱齡孝友光備爰及  
贊契協升景業燮曜台陛五教克宣敷奏端朝  
百揆惟穆寄重先顧任均負圖諒以齊暉二南  
同規往哲方憑保佑永翼雍熙天不憖遺奄焉  
薨逝哀慕抽割震于厥心今龜謀襲吉先遠戒  
期宜崇嘉制式引風烈可追崇假黃鉞侍中都  
督中外諸軍事太宰領大將軍揚州牧綠綬綬  
備九服錫命之禮使持節中書監王如故給九  
旒鸞輅黃屋左纛輜輶車前後部羽葆鼓吹挽

歌二部虎賁班劍百八葬禮依晉安平王孚故  
事初豫章王嶷葬金下山文惠太子葬夾石子  
良臨送望祖礪山悲感歎曰北瞻吾叔前望吾  
兄死而有知請葬茲地旣薨遂葬焉所著内外  
文筆數十卷雖無文采多是勸戒建武中故吏  
范雲上表爲子良立碑事不行子昭胄嗣

昭胄字景胤汎涉右父風永明八年自竟陵王  
世子爲寧朔將軍會稽太守鬱林初爲右衛將  
軍未拜遷侍中領右軍將軍建武三年復爲侍

中領驍騎將軍轉散騎常侍太常以封境邊虜  
建元元年改封巴陵王先是王敬則事起南康  
侯子恪在吳郡高宗慮有同異召諸王侯入宮  
晉安王寶義及江陵公寶覽等住中書省高武  
諸孫住西省勅人各兩左右自隨過此依軍法  
孩抱者乳母隨入其夜大醫煮藥都水辦數十  
具棺材須三更當悉殺之子恪奔歸二更達建  
陽門刺啓時刻已至而帝眠不起中書舍人沈  
徽孚與帝所親左右單景雋共謀少留其事須

史帝覺景雋啓子恪已至驚問曰未邪景雋具  
以事答明日悉遣王侯還第建武以來高武王  
侯居常震怖朝不保夕至是尤甚及陳顯達起  
事王侯復入宮昭胄懲往時之懼與弟永新侯  
昭穎逃奔江西變形爲道人崔慧景舉兵昭胄  
兄弟出投之慧景事敗昭胄兄弟首出投臺軍  
主胡松各以王侯還第不自安謀爲身計子良  
故防閣桑偃爲梅蟲兒軍副結前巴西太守蕭  
寅謀立昭胄昭胄許事克用寅爲尚書左僕射

護軍將軍以寅有部曲大事皆委之時胡松領  
軍在新亭寅遣人說之云須昏人出寅等便率  
兵奉昭胄入臺閉城號令昏人必還就將軍將  
軍但閉壘不應則三公不足得也松又許諾會  
東昏新起芳樂苑月許日不復出遊偃等議募  
健兒百餘人從萬春門入突取之昭胄以爲不  
可偃同黨王山沙慮事久無成以事告御刀徐  
僧重寅遣人殺山沙於路吏於麝騰中得其事  
迹昭胄兄弟與同黨皆伏誅昭穎官至寧朔將

軍彭城太守梁王定京邑追贈昭胄散騎常侍  
撫軍將軍昭穎黃門郎梁受禪降封昭胄子同  
監利侯

廬陵王子卿字雲長世祖第三子也建元元年  
封臨汝縣公千五百戶兄弟四人同封世祖即  
位爲持節都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軍事冠軍將  
軍郢州刺史永明元年徙都督荆湘益寧梁南  
北秦七州安西將軍荊州刺史持節如故始興  
王鑑爲益州子卿解督子卿在鎮營造服飾多

南齊列傳三十一  
違制度上勅之曰吾前後有勅非復一兩過道  
諸王不得作垂體格服飾汝何意都不憶吾勅  
邪忽作瑋瑁乘具何意已成不須壞可速送下  
純銀乘具乃復可爾何以作鐙亦是銀可即壞  
之忽用金薄裏箭脚何意亦速壞去凡諸服章  
自今不啓吾知復專輒作者後有所聞當復得  
痛杖又曰汝比在都讀學不就年轉成長吾日  
冀汝美勿得勅如風過耳使吾失氣五年入爲  
侍中撫軍將軍未拜仍爲中護軍侍中如故六

年遷秘書監領右衛將軍尋遷中軍將軍侍中  
並如故十年進號車騎將軍俄遷使持節都督  
南豫司三州軍事驃騎將軍南豫州刺史侍中  
如故子卿之鎮道中戲部伍爲水軍上聞之大  
怒殺其典籤遣宜都王鏗代之子卿還第王崩  
不與相見鬱林即位復爲侍中驃騎將軍隆昌  
元年轉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置兵佐鄱陽王  
鏘見害以子卿代爲司徒領兵置佐尋復見殺  
時年二十七

魚復侯子響字雲音世祖第四子也豫章王嶷無子養子響後有子表留爲嫡世祖即位爲輔國將軍南彭城臨淮二郡太守見諸王不致敬子響勇力絕人關弓四斛力數在園池中帖騎馳走竹樹下身無虧傷旣出繼車服異諸王每入朝輒忿怒拳打車壁世祖知之令車服與皇子同永明三年遷右衛將軍仍出爲使持節都督豫州郢州之西陽汝南二郡軍事冠軍將軍豫州刺史明年進號右將軍進南豫州之歷陽

淮南潁川汝陽四郡入爲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六年有司奏子響體自聖明出繼宗國大司馬臣疑昔未有胤所以因心鞠養陛下弘天倫之愛臣疑深猶子之恩遂乃繼體扶疏世祚垂改茅蔣菴蔚冢嗣莫移誠欣悖睦之風實虧立嫡之教臣等參議子響宜還本乃封巴東郡王遷中護軍常侍如故尋出爲江州刺史常侍如故七年遷使持節都督荆湘雍梁寧南北秦七州軍事鎮軍將軍荊州刺史子響少好武在西豫

時自選帶仗左右六十人皆有膽幹至鎮數在  
內齋殺牛置酒與之聚樂令內人私作錦袍絳  
襖欲餉蠻交易器仗長史劉寅等連名密啓上  
勅精檢寅等懼欲祕之子響聞臺使至不見敕  
召寅及司馬席恭穆諮議參軍江愈殷曇粲中  
兵參軍周彥典籤吳修之王賢宗魏景淵於琴  
臺下詰問之寅等無言修之曰旣以降勅旨政  
應方便答塞景淵曰故應先檢校子響大怒執  
寅等於後堂殺之以啓無江愈名欲釋之而用

命者已加戮上聞之怒遣衛尉胡諧之游擊將  
軍尹略中書舍人茹法亮領一厨仗數百人檢捕  
羣小勅子響若束首自歸可全其性命諧之等  
至江津築城燕尾洲遣傳詔石伯兒入城慰勞  
子響曰我不作賊長史等見負今政當受殺人  
罪耳乃殺牛具酒饌餉臺軍而諧之等疑畏執  
錄其吏子響怒遣所養數十人收集府州器仗  
令二千人從靈溪西渡克明日旦與臺軍對陣南  
岸子響自與百餘人袍騎將萬鈞弩三四張宿

江堤上明日凶黨與臺軍戰子響於堤上放弩  
亡命王衝天等蒙楯陵城臺軍大敗尹略死之  
官軍引退上又遣丹陽尹蕭諱領兵繼至子響  
部下恐懼各逃散子響乃白服降賜死時年二  
十二臨死啓上曰劉寅等入齋檢仗具如前啓  
臣罪旣山海分甘斧鉞奉勅遣胡諧之茹法亮  
賜重勞其等至竟無宣旨便建旗入津對城南  
岸築城守臣累遣書信喚法亮渡乞白服相見  
其永不肯羣小懼怖遂致攻戰此臣之罪也臣

此月二十五日束身投軍希還天闕停宅一月  
臣自取盡可使齊代無殺子之譏臣免逆父之  
謗旣不遂心今便命盡臨啓哽塞知復何陳有  
司奏絕子響屬籍削爵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  
賜爲蛸氏諸所連坐別下考論贈劉寅侍中席  
恭穆輔國將軍益州刺史江愈殷雲粲黃門郎  
周彥驍騎將軍寅字景蕤高平人也有文義而  
學不閑世務席恭穆安定焉氏人關隴豪族上  
憐子響死後遊華林園見猿對跳子鳴嘯上留

日久之因嗚咽流涕豫章王疑上表曰臣聞將  
而必戮炳自春秋磬于甸人著於經禮猶懷不  
忍之言尚有如倫之痛豈不事因法往情以恩  
留故庶人蛸子響識懷靡樹見淪不逞肆憤一  
朝致陷凶德遂使迹隣非孝事近無君身膏草  
野未云塞釁但韞矢倒戈歸罪司戮即理原心  
亦既迷而知返釁骨不收辜竟莫赦撫事惟往  
載傷心目昔閔榮伏夷愴動墳園思荆就辟側  
懷丘墓皆兩臣釁結於明時二主議加於盛世

積代用之爲美歷史不以云非伏願一下天矜  
爰詔蛸氏使得安兆末郊旋窆餘麓微列葦藉  
之容薄申封樹之禮豈伊窮骸被德實且天下  
歸仁臣屬忝皇枝偏留友睦以臣繼別未安子  
響言承出命提攜鞠養俯見成人雖輟胤蕃條  
歸體琬萼循執之念不移傳訓之憐何已敢冒  
宸嚴布此悲乞上不許貶爲魚復侯  
安陸王子敬字雲端世祖第五子也初封應城  
縣公永明二年出爲持節監南兗兗徐青冀五

州北中郎將南兖州刺史四年進號右將軍明年徙都督荆湘梁雍南北秦六州軍事平西將軍荆州刺史持節如故尋進號安西將軍七年徵侍中護軍將軍十年轉散騎常侍撫軍將軍丹陽尹十一年進車騎將軍尋給鼓吹一部隆昌元年遷使持節都督南兖兗徐青冀五州征北大將軍南兖州刺史延興元年加侍中高宗除諸蕃王遣中護軍王玄邈江州刺史王廣之襲殺子敬時年二十三

晉安王子懋字雲昌世祖第七子也初封江陵公永明三年爲持節都督南豫豫司三州南中郎將南豫州刺史魚復侯子響爲豫州子懋解督四年進號征虜將軍南豫新置力役寡少加子懋領宣城太守明年爲監南兖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後將軍南兖州刺史持節如故六年徙監湘州平南將軍湘州刺史明年加持節都督八年進號鎮南將軍撰春秋例苑三十卷奏之世祖嘉之勅付秘閣九年親府州事十年入爲

侍中領右衛將軍十一年遷散騎常侍中書監  
未拜仍爲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  
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征北將軍雍州刺史  
給鼓吹一部豫章王喪服未畢上以邊州須威  
望許得奏之鬱林即位即本號爲大將軍子懋  
見幼主新立密懷自全之計令作部造器仗陳  
顯達時爲征虜屯襄陽欲脅取以爲將帥顯達  
密啓高宗徵顯達還隆昌元年遷子懋爲都督  
江州刺史留西楚部曲助鎮襄陽單將白直俠

毆自隨顯達人別子懋謂曰朝廷令身單身而  
反身是天王豈可過爾輕率今猶欲將二三千  
人自隨公意何如顯達曰殿下若不留部曲便  
是大違勅旨其事不輕且此閒人亦難可收用  
子懋默然顯達因辭出便發去子懋計未立還  
鎮尋陽延興元年加侍中聞鄱陽隨郡二王見  
殺欲起兵赴難母阮在都遣書欲密迎上阮報  
其同產弟于瑤之爲計瑤之馳告高宗於是纂  
嚴遣平西將軍王廣之南北討使軍主裴叔業

與瑤之先襲尋陽聲云爲郢府行司馬子懋知之遣三百人守益城叔業泝流直上至夜回下襲益城城局參軍樂賁開門納之子懋率府州兵力先已具船於稽亭渚聞叔業得益城乃據州自衛子懋部曲多雍土人皆踊躍願奮叔業畏之遣于瑤之說子懋曰今還都必無過憂政當作散官不失富貴也懋既不出兵攻叔業衆情稍沮中兵參軍于琳之瑤之兄也說子懋重賂叔業子懋使琳之往琳之因說叔業請取子

懋叔業遣軍主徐玄慶將四百人隨琳之入州城僚佐皆奔散琳之從一百人拔刃入齋子懋罵曰小人何忍行此事琳之以袖鄣面使人害之時年二十三初子懋鎮雍世祖勅以邊略曰吾比連得諸處啓所說不異虜必無敢送死理然爲其備不可暫懈今秋犬羊輩越逸者其亡滅之徵吾今亦行密纂集須有分明指的便當有大處分今普勅鎮守並部偶民丁有事即使應接連已勅更遣想行有至者汝共諸人量覓

可使人數往南陽舞陰諸要處參覘糧食最爲  
根本更不憂人仗常行視驛亭馬不可有廢闕  
并約語諸州當其堺皆爾不如法即周章又曰  
吾勅荆郢二鎮各作五千人陣本擬應接彼耳  
賊若送死者更即呼取之已勅子真魚繼宗設  
公愍至鎮可以公愍爲城主三千人配之便足  
汝可好以階級在意勿得人求或超五三階級  
文章詩筆乃是佳事然世務彌爲根本可常憶  
之汝所啓仗此悉是吾左右御仗也云何得用

之品格不可垂吾自當優量覓送先是啓求所  
好書上又曰知汝常以書讀在心足爲深欣也  
賜懋杜預手所定左傳及古今善言

隨郡王子隆字雲興世祖第八子也有文才初  
封枝江公永明三年爲輔國將軍南琅邪彭城  
二郡太守明年遷江州刺史未拜唐寓之賊平  
遷爲持節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東  
中郎將會稽太守遷長兼中書令子隆娶尚書  
令王儉女爲妃上以子隆能屬文謂儉曰我家

東阿也儉曰東阿重出實爲皇家蕃屏未及拜  
仍遷中護軍轉侍中左衛將軍八年代魚復侯  
子響爲使持節都督荆雍梁寧南北秦六州鎮  
西將軍荊州刺史給鼓吹一部其年始興王鑑  
罷益州進號督益州九年親府州事十一年晉  
安王子懋爲雍州子隆復解督鬱林立進號征  
西將軍隆昌元年爲侍中撫軍將軍領兵置佐  
延興元年轉中軍大將軍侍中如故子隆年二  
十一而體過充壯常服蘆茹丸以自銷損高宗

輔政謀害諸王世祖諸子中子隆最以才貌見  
憚故與鄱陽王鏘同夜先見殺文集行於世  
建安王子真字雲仙世祖第九子也永明四年  
爲輔國將軍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遷持節督  
南豫司二州軍事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領宣  
城太守進號南中郎將六年以府州稍實表解  
領郡七年進號右將軍遷丹陽尹將軍如故轉  
左衛將軍七年遷中護軍仍出爲持節都督郢  
司二州軍事平西將軍郢州刺史鬱林立進號

安西將軍隆昌元年爲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延興元年轉鎮軍將軍領兵置佐常侍如故其年見殺年十九

西陽王子明字雲光世祖第十子也永明元年封武昌王三年失國璽改封西陽六年爲持節都督南兗兖徐青冀五州軍事冠軍將軍南兗州刺史八年進號征虜將軍十年進左將軍仍爲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軍事會稽太守將軍如故子明風姿明淨士女觀者咸嗟

嘆之鬱林初進號平東將軍隆昌元年爲右將軍中書令延興元年遷侍中領驍騎將軍右軍如故建武元年轉撫軍將軍領兵置佐二年誅蕭湛誣子明及弟子罕子貞與湛同謀見害年十七

南海王子罕字雲華世祖第十一子也永明六年爲北中郎將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上初以白下地帶江山徙琅邪郡自金城治之子罕始鎮此城十年爲持節都督南兗兖徐青冀五州

南齊及傳二十一  
軍事征虜將軍南兖州刺史鬱林即位進號後  
將軍隆昌元年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建武元  
年轉護軍將軍二年見殺年十七

巴陵王子倫字雲宗世祖第十三子也永明七  
年爲持節都督南豫司二州軍事南中郎將南  
豫州刺史十年遷北中郎將南琅邪彭城刺史  
二郡太守鬱林即位以南彭城祿力優厚奪子  
倫與中書舍人綦母珍之更以南蘭陵代之隆  
昌元年遷散騎常侍左將軍延興元年遣中書

舍人茹法亮殺子倫子倫正衮冠出受詔曰烏  
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先朝昔  
滅劉氏今日之事理數固然君是身家舊人今  
銜此使當由事不獲已法亮不敢答而退年十  
六

邵陵王子貞字雲松世祖第十四子也永明十  
年爲東中郎將吳郡太守鬱林即位進號征虜  
將軍還爲後將軍建武二年見誅年十五  
臨賀王子岳字雲嶠世祖第十六子也永明七

南齊列傳二十一  
年封高宗誅世祖諸子唯子岳及弟六人在後  
世呼爲七王朔望入朝上還後宮輒歎息曰我  
及司徒諸兒子皆不長高武子孫日長大永泰  
元年上疾甚絕而復蘇於是誅子岳等延興建  
武中凡三誅諸王每一行事高宗輒先燒香火  
嗚咽涕泣衆以此輒知其夜當相殺戮也子岳  
死時年十四

西陽王子文字雲儒世祖第十七子也永明七  
年封蜀郡王建武中改封西陽王永泰元年見

殺年十四

衡陽王子峻字雲高世祖第十八子也永明七  
年封蜀漢郡王建武中改封永泰元年見殺年  
十四

南康王子琳字雲璋世祖第十九子也母荀氏  
有盛寵子琳鍾愛永明七年封宣城王明年上  
改南康公褚綦以封子琳永泰元年見殺年十  
四

湘東王子建字雲立世祖第二十一子也母謝

氏無寵世祖度爲尼高宗即位使還母子建永泰元年見殺年十三

南郡王子夏字雲廣世祖第二十三子也上春秋高子夏最幼寵愛過諸子初世祖夢金翅鳥下殿庭搏食小龍無數乃飛上天永泰元年子夏誅年七歲

史臣曰民之勞逸隨所遭遇習以成性有識斯同帝王子弟生長尊手新禽之道未知富厚之圖已極齟年稚齒養器深宮習趨拜之儀受文

句之學坐躡搢紳傍絕交友情僞之事不經耳目憂懼之道未涉習衿雖卓爾天悟自得懷抱孤寡爲識所漏猶多朝出闈閨暮司方岳帝子臨州親民尚小年序次第宜屏皇家防驕剪逸積代恒典平允之情操捶貽慮故輔以上佐簡自帝心勞舊左右用爲主帥州國府第先令後行飲食遊屈動應聞啓端拱守祿遵承法度張弛之要莫敢厝言行事執其權典籤掣其肘苟利之義未申專違之咎已及處地雖重行已莫

南齊列傳二十一  
由威不在身恩未接下倉卒一朝艱難摠集望其釋位扶危不可得矣路溫舒云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斯宋氏之餘風在齊而彌弊也

贊曰武十七王文宣令望愛才悅古仁信溫良宗英是寄遺惠未忘廬陵犯色安陸括囊晉安早悟隨郡雕章建賀湘海二陵二陽幼蕃盛寵南郡南康

列傳第三十

南齊書四十

列傳第二十二

南齊書四十一

張融

臣蕭子顯撰

周顒

張融字思光吳郡吳人也祖禕晉琅邪王國郎中令父暢宋會稽太守融年弱冠道士同郡陸修靜以白鷺羽塵尾扇遺融曰此既異物以奉異人宋孝武聞融有早譽解褐爲新安王北中郎參軍孝武起新安寺僚佐多覲錢帛融獨覲

南齊列傳二十一  
由威不在身恩未接下倉卒一朝艱難惣集望  
其釋位扶危不可得矣路溫舒云秦有十失其  
一尚存斯宋氏之餘風在齊而彌弊也

贊曰武十七王文宣令望愛才悅古仁信溫良  
宗英是寄遺惠未忘廬陵犯色安陸括囊晉安  
早悟隨郡雕章建賀湘海二陵二陽幼蕃盛寵  
南郡南康

列傳第三十

南齊書四十

列傳第二十二

南齊書四十一

張融

臣蕭子顯撰

周顒

張融字思光吳郡吳人也祖禕晉琅邪王國郎  
中令父暢宋會稽太守融年弱冠道士同郡陸  
修靜以白鷺羽塵尾扇遺融曰此既異物以奉  
異人宋孝武聞融有早譽解褐爲新安王北中  
郎參軍孝武起新安寺僚佐多覲錢帛融獨覲

百錢帝不悅曰融殊貧當序以佳祿出爲封溪  
令從叔永出後渚送之曰似聞朝旨汝尋當還  
融曰不患不還政恐還而復去廣越嶂嶮獠賊  
執融將殺食之融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賊異  
之而不害也浮海至交州於海中作海賦曰蓋  
言之用也情矣形乎使天形寅內敷情敷外寅  
者言之業也吾遠職荒官將海得地行關入浪  
宿渚經波傳懷樹觀長滿朝夕東西無里南北  
如天反覆懸鳥表裏菟色壯哉水之竒也竒哉

水之壯也故古人以之頌其所見吾問翰而賦  
之焉當其濟興絕感豈覺人在我外木生之作  
君自君矣分渾始地判氣初天作成萬物爲山  
爲川摠川振會導海飛門爾其海之狀也之相  
也則窮區沒渚萬里藏岸控會河濟朝摠江漢  
回混浩潰巔倒發濤浮天振遠灌日飛高掄江  
撞則八紘摧隕鼓怒則九紐折裂擗於長風以  
舉波瀾音天地而爲勢溼音澤音洽音來  
往相牽音汨音澌音澌音牽音石成窟西衝

虞淵之曲東振湯谷之阿若木於是乎倒覆折

扶桑而為渣在牙濩灤音藥澗音門渾涓於官和於和礪於礪

雍渤非勃淬音卒淪音淪溥音尊瀾淺子拱壘子拱轉則日

月似驚浪動而星河如覆既烈太山與崑崙相

壓而共潰又盛雷車震漢破天以折轂漘於負漣

漣於卯瀨於瀨輾轉縱橫揚珠起玉流鏡飛明是其

回堆曲浦幽關弱渚之形勢也沙嶼相接洲島

相連東西蕩潏如滿于天梁禽楚獸胡木漢草

之所生焉長風動路深雲暗道之所經焉茗茗

帶帶窅窅翳翳晨烏宿音秀於東隅落河浪其西

界茫沆于剛汴河汨于空八于石硯于石漫無官桓于石旁踞委岳橫

竦危巒重彰岌岌攢嶺聚立律音兀礪音窟林音今欽

架石相陰蔭墮徒罪陀陀橫出旁入嵬嵬支罪磊

磊若相追而下及峯勢縱橫岫形參錯或如前

而未進乍非遷而已却天抗暉於東曲日倒麗

於西阿嶺集雪以懷鏡巖昭春而自華江澤許江

泊泊許百滌子昂巖拍芬百嶺觸山礪石汗溇于各寒音寒

況于朗礪于磊決于朗澗于阿流柴礪五反屹于窟頓浪

萬曆十七年刊 尚平川集卷三三

低皮蓉苦破苦硠苦折嶺挫峯窄浪礪音陪朋

山相礪苦萬里藹藹極路天外電戰雷奔倒地

相礪獸門象逸魚路鯨奔水遽龍魄陸振虎覓

却瞻無後向望行前長尋高眺唯水與天若乃

山橫蹴浪風倒摧波磊若驚山竭嶺以竦石鬱

若飛煙奔雲以振霞連瑤光而交綵接玉繩以

通華爾乎夜滿深霧晝密長雲高河滅景萬里

無文山門幽暖岫戶蓋葦九天相掩王地交氛

汪汪橫橫音沉沉音浩浩音淬音潰音潰大人之表

決於蕩君子之外風沫相排日閉雲開浪散波

合岳起山隕若乃漉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

春飛霜暑路爾其竒名出錄詭物無書高岸乳

鳥橫門產魚則何懼音鱗音容音鯨音非音鯨音鯨音

果音鱗音滑音哄日吐霞吞河漱月氣開地震聲動天

發噴灑噦於噫於流雨而揚雲喬臚壯脊架岳

而飛墳蹠音動崩五山之勢矚矣矚矣煥七曜

之文蟠螭瑁蚌綺貝繡螺玄朱互綵綠紫相華

遊風秋瀨泳景登春伏鱗漬綵昇鮎洗文春代

萬曆十七年刊

若乃春代秋緒歲去冬歸柔風麗景晴雲積暉起龍  
塗於靈步翔螭道之神飛浮微雲之如菅落輕  
雨之依依觸巧塗而噉去遠抵欒木以激揚浪  
相礪各而起千狀波獨湧乎驚萬容蘋藻留映  
荷芰提陰扶容曼綵秀遠華深明藕移玉清蓮  
代金眇芬芳於遙渚汎灼爍於長潯浮艫雜軸  
遊舶交艘帷軒帳席方遠連高入驚波而箭絕  
振排天之雄颿越湯谷以逐景渡虞淵以追月  
徧萬里而無時浹天地於揮忽雕隼飛而未半

鯢龍趨

貪

而不逮舟人未及復其喘已周流宇

宙之外矣陰鳥陽禽春毛秋羽遠翅風遊高翮  
雲舉翔歸棲去連陰日路瀾漲波渚陶玄浴素  
長絃四斷平表九絕雉翥成霞鴻飛起雪合聲  
鳴侶並翰翻羣飛關溢繡流浦照文爾夫人微  
亮氣小白如淋涼空澄遠增漢無陰照天容於  
鯢渚鏡河色於魴潯括蓋餘以進廣浸夏洲以  
洞深形毋驚而義維靜跡有事而道無心於是  
乎山海藏陰雲塵入岫天英徧華日色盈秀則

若士神中琴高道外袖輕羽以衣風逸玄裾於  
雲帶筵秋月於源潮帳春霞於秀瀨曬蓬萊之  
靈岫望方壺之妙闕樹過日以飛柯嶺回峯以  
蹴月空居無俗素館何塵谷門風道林路雲真  
若乃幽崖隄於陔倉隈隩之窮駿波虎浪之氣  
激勢之所不攻有卉有木爲灌爲叢路糅網雜  
結葉相籠通雲交拂連韻共風蕩洲礫去岸而  
千里若崩衝崖沃島其萬國如戰振駿氣以擺  
雷飛雄光以倒電若夫增雲不氣流風歛聲瀾

文復動波色還驚明月何遠沙裏分星至其積  
珍全遠架寶諭深瓊池玉壑珠岫珣岑合日開  
夜舒月解陰珊瑚開績瑠璃竦華丹文鏡色雜  
照冰霞洪洪潰潰浴干日月淹漢星墟滲河天  
界風何本而自生雲無從而空滅籠麗色以拂  
烟鏡懸暉以照雪爾乃方貞去我混然落情氣  
暄而濁化靜自清心無終故不滯志不敗而無  
成旣覆舟而載舟固以死而以生弘芻狗於人  
獸導至本以充形雖萬物之日用諒何緯其何

經道湛天初機茂形外亡有所以而有非膠有  
於生末亡無所以而無信無心以入太不動動  
是使山岳相崩不聲聲故能天地交泰行藏虛  
於用舍應感亮於圓會仁者見之謂之仁達者  
見之謂之達喆者幾於上善吾信哉其爲大矣  
融文辭詭激獨與衆異後還京師以示鎮國將  
軍顧凱之凱之曰卿此賦實超玄虛但恨不道  
鹽耳融卽求筆注之曰漉沙構白熬波出素積  
雪中春飛霜暑路此四句後所足也凱之與融

兄有恩好凱之卒融身負墳土在南與交阯太  
守卞展有舊展於嶺南爲人所殺融挺身奔赴  
舉秀才對策中第爲尚書殿中郎不就爲儀曹  
郎泰始五年明帝取荆郢湘雍四州射手叛者  
斬亡身及家長者家口沒奚官元徽初郢州射  
手有叛者融議家人家長罪所不及亡身刑五  
年尋請假奔叔父喪道中罰幹錢敬道鞭杖五  
十寄繫延陵獄大明五年制二品清官行僮幹  
杖不得出十爲左丞孫緬所奏免官尋復位攝

祠倉部二曹領事劉劬戰死祠曹議上應哭劬  
不融議應哭於是始舉哀倉曹又以正月俗人  
所忌太倉爲可開不融議不宜拘束小忌尋兼  
掌正厨融見宰殺回車徑去自表解職爲安成  
王撫軍倉曹參軍轉南陽王友融父暢先爲丞  
相長史義宣事難暢爲王玄謨所錄將殺之玄  
謨子瞻爲南陽王前軍長史融啓求去官不許  
融家貧願祿初與從叔征北將軍永書曰融昔  
稱幼學早訓家風雖則不敏率以成性布衣葦

席弱年所安簞食瓢飲不覺不樂但世業清貧  
民生多待榛粟棗修女贄旣長束帛禽鳥男禮  
已大勉身就官十年七仕不欲代耕何至此事  
昔求三吳一丞雖屢舛錯今聞南康缺守願得  
爲之融不知階級階級亦可不知融政以求丞  
不得所以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又與吏  
部尚書王僧虔書曰融天地之逸民也進不辨  
貴退不知賤兀然造化忽如草木實以家貧累  
積孤寡傷心八姪俱孤二弟頗弱撫之而感古

人以悲豈能山海陋祿申融情累阮籍愛東平  
土風融亦欣晉平閑外時議以融非治民才竟  
不果辟太祖太傅掾歷驃騎豫章王司空諮議  
參軍遷中書郎非所好乞爲中散大夫不許融  
風止詭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意制  
甚多隨例同行常稽遲不進太祖素竒好融爲  
太尉時時與融款接見融常笑曰此人不可無  
一不可有二卽位後手詔賜融衣曰見卿衣服  
麤故誠乃素懷有本交爾藍縷亦虧朝望今送

一通故衣意謂雖故乃勝新也是吾所著已令  
裁減稱卿之體并履一量融與吏部尚書何戢  
善往詣戢誤通尚書劉澄融下車入門乃曰非  
是至戶外望澄又曰非是旣造席視澄曰都自  
非是乃去其爲異如此又爲長沙王鎮軍竟陵  
王征北諮議並領記室司徒從事中郎永明二  
年摠明觀講勅朝臣集聽融扶入就榻私索酒  
飲之難問旣畢乃長嘆曰嗚呼仲尼獨何人哉  
爲御史中丞到撫所奏免官尋復職融形貌短

醜精神清澈王敬則見融革帶垂寬殆將至豁  
謂之曰革帶太急融曰既非步吏急帶何爲融  
假東出世祖問融住在何處融答曰臣陸處無  
屋舟居非水後日上以問融從兄緒緒曰融近  
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於岸上住上大笑虜  
中聞融名上使融接北使李道固就席道固顧  
之而言曰張融是宋彭城長史張暢子不融嘖  
感久之曰先君不幸名達六夷豫章王大曾賓  
僚融食炙始行畢行炙人便去融欲求鹽蒜口

終不言方搖食指半日乃息出入朝廷皆拭目  
驚觀之八年朝臣賀衆瑞公事融扶入拜起復  
爲有司所奏見原遷司徒右長史竟陵張欣時  
爲諸暨令坐罪當死欣時父興世宋世討南譙  
王義宣官軍欲殺融父暢興世以袍覆暢而坐  
之以此得免興世卒融著高履負土成墳至是  
融啓竟陵王子良乞代欣時死子良答曰此乃  
是長史美事恐朝有常典不得如長史所懷遷  
黃門郎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融有孝義忌

月三旬不聽樂事嫂甚謹宋丞相義宣起事父  
暢以不同將見殺司馬竺超民諫免之暢臨終  
謂諸子曰昔丞相事難吾緣竺司馬得活爾等  
必報其子弟後超民孫微冬月遭母喪居貧融  
往弔之悉脫衣以爲賻披牛被而反常以兄事  
微豫章王疑竟陵王子良薨自以身經佐吏哭  
輒盡慟建武四年病卒年五十四遺令建白旌  
無旒不設祭令人捉麈尾登屋復魂曰吾生平  
所善自當凌雲一笑三千買棺無製新衾左手

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妾二人哀事  
畢各遣還家又曰以吾平生之風調何至使婦  
人行哭失聲不須暫停閨閣融玄義無師法而  
神解過人白黑談論鮮能抗拒永明中遇疾爲  
問律自序曰吾文章之體多爲世人所驚汝可  
師耳以心不可使耳爲心師也夫文豈有常體  
但以有體爲常政當使常有其體丈夫當刪詩  
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且中代之文道  
體闕變尺寸相資彌縫舊物吾之文章體亦何

異何嘗顛溫涼而錯寒暑綜哀樂而橫歌哭哉  
政以屬辭多出比事不羈不阡不陌非途非路  
耳然其傳音振逸鳴節竦韻或當未極亦已極  
其所矣汝若復別得體者吾不拘也吾義亦如  
文造次乘我顛沛非物吾無師無友不文不句  
頗有孤神獨逸耳義之爲用將使性入清波塵  
洗猶沐無得釣聲同利舉價如高俾是道場險  
成軍路吾昔嗜僧言多肆法辯此盡遊乎言笑  
而汝等無幸又云人生之口正可論道說義惟

飲與食此外如掛網焉吾每以不爾爲恨爾曹  
當振綱也臨卒又戒其子曰手澤存焉父書不  
讀况文音情婉在其韻吾意不然別遺爾音吾  
文體英絕變而屢竒旣不能遠至漢魏故無取  
嗟晉宋豈吾天挺蓋不墮家聲汝若不看父祖  
之意欲汝見也可號哭而看之融自名集爲玉  
海司徒褚淵問玉海名融峇玉以比德海崇上  
善文集數十卷行於世張氏知名前有敷演鏡  
暢後有充融卷稷

周顥字彥倫汝南安成人晉左光祿大夫顥七世孫也祖虎頭負外常侍父恂歸鄉相顥少爲族祖朗所知解褐海陵國侍郎益州刺史蕭惠開賞異顥攜入蜀爲厲鋒將軍帶肥鄉成都二縣令轉惠開輔國府參軍將軍令如故仍爲府主簿常謂惠開性太險峻每致諫惠開不悅荅顥曰天險地險王公設險但問用險何如耳隨惠開還都宋明帝顥好言理以顥有辭義引入殿內親近宿直帝所爲慘毒之事顥不敢顯諫

輒誦經中因緣罪福事帝亦爲之小止轉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元徽初出爲剡令有恩惠百姓思之還歷邵陵王南中郎三府參軍太祖輔政引接顥顥善尺牘沈攸之送絕交書太祖口授令顥裁荅轉齊臺殿中郎建元初爲長沙王參軍後軍參軍山陰令縣舊訂滂民以供雜使顥言之於太守聞喜公子良曰竊見滂民之困困實極矣役命有常祗應轉竭感迫驅催莫安其所險者或竄避山湖困者自經溝瀆爾亦有摧

臂斲手苟自殘落販傭貼子權赴急難毋至滂  
使發動遵赴常促輒有祖杖被錄稽顙階垂泣  
涕告哀不知所候下官未嘗不臨食罷筋當書  
偃筆爲之久之愴不能已交事不濟不得不就  
加捶罰見此辛酸時不可過山陰邦治事倍餘  
城然略聞諸縣亦處處皆躡唯上虞以百戶一  
滂大爲優足過此列城不無凋罄宜應有以普  
救倒懸設流開便則轉患爲功得之何遠還爲  
文惠太子中軍錄事參軍隨府轉征北文惠在

東宮顓還正負郎始興王前軍諮議直侍殿省  
復見賞遇顓音辭辯麗出言不窮宮商朱紫發  
口成句汎涉百家長於佛理著二宗論立空假  
名立不空假名設不空假名難空假名設空假  
名難不空假名假名空難二宗又立假名空西  
涼州智林道人遺顓書曰此義旨趣似非始開  
妙聲中絕六七十載貧道年二十時便得此義  
竊每歡喜無與共之年少見長安耆老多云關  
中高勝乃舊有此義當法集盛時能深得斯趣

者本無多人過江東略是無一貧道捉麈尾來四十餘年東西講說謬重一時餘義頗見宗錄唯有此塗白黑無一人得者爲之發病非意此音猥來入耳始是真實行道第一功德其論見重如此顓於鍾山西立隱舍休沐則歸之轉太子僕兼著作撰起居注遷中書郎兼著作如故常遊侍東宮少從外氏車騎將軍臧質家得衛恒散隸書法學之甚工文惠太子使顓書玄圃茅齋壁國子祭酒何胤以倒薤書求就顓換之

顓笑而答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每賓友會同顓虛席晤語辭韻如流聽者忘倦兼善老易與張融相遇輒以玄言相滯彌日不解清貧寡欲終日長蔬食雖有妻子獨處山舍衛將軍王儉謂顓曰卿山中何所食顓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問顓菜食何味最勝顓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時何胤亦精信佛法無妻妾太子又問顓卿精進何如何胤顓曰三塗八難共所未免然各有其累太子曰所累伊何對曰周

妻何肉其言辭應變皆如此也轉國子博士兼  
著作如故太學諸生慕其風爭事華辯後何胤  
亦斷食肉猶欲食白魚鮓脯糖蟹以爲非見生  
物疑食蚶蠣使學生議之學生鍾岷曰鮓之就  
脯驟於屈伸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  
懷如怛至於車螯蚶蠣眉目內闕慙渾沌之奇  
礪殼外緘非金人之慎不悴不榮曾草木之不  
若無馨無臭與瓦礫其何算故宜長充庖厨永  
爲口實竟陵王子良見岷議大怒胤兄點亦遁

節清信顯與書勸令菜食曰丈人之所以未極  
遐蹈或在近全菜邪脫灑離析之討鼎俎網  
罟之興載策其來寔遠誰敢干議觀聖人之設  
膳羞仍復爲之品節蓋以茹毛飲血與生民共  
始縱而勿裁將無厓畔善爲士者豈不以恕已  
爲懷是以各靜封疆罔相陵軼況乃變之大者  
莫過死生之所重無踰性命性命之於彼極  
切滋味之在我可賒而終身朝脯資之以味彼  
就寃殘莫能自列我業久長吁哉可畏且區區

微卵脆薄易矜歎彼弱麀顧步宜愍觀其飲啄  
飛行人應憐悼況可心心撲禡加復恣忍吞嚼  
至乃野牧盛羣閉豢重圈量肉揣毛以俟枝剝  
如土委地僉謂常理百為愴息事豈一塗若云  
三世理誣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形未  
息則一往一來一生一死輪迴是常事雜報如  
家人天如客遇客日尠在家日多吾儕信業未  
足長免則傷心之慘行亦自及丈人於血氣之  
類雖無身踐至於晨晷夜鯉不能不取備屠門

財貝之經盜手猶爲廉士所棄生性之一啓鸞  
刀寧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飢非自死之草不食  
聞其風者豈不使人多愧衆生之稟此形質以  
畜肌骨皆由其積壅癡迷沈流莫反報受穢濁  
歷苦酸長此甘與肥皆無明之報聚也何至復  
引此滋腴自汙腸胃丈人得此有素聊復寸言  
發起耳顛卒官時會王儉講孝經未畢舉曇濟  
自代學者榮之官爲給事中  
史臣曰弘毅存容至仁表貌汲黯剛戇崔琰聲

姿然後能不憚雄桀亟成譏犯張融標心託旨  
全等塵外吐納風雲不論人物而事君會友敦  
義納忠誕不越檢常在名教若夫奇偉之稱則  
虞翻陸績不得獨擅於前也

贊曰思光矯矯萬里千仞升同應諧黜同解擯  
務在連衡不謀銷印彥倫辭辯苦節清韻白馬  
橫擒雲梯獨振

張融海賦文多脫誤諸本同

列傳第二十二

南齊書四十一

列傳第二十三

南齊書四十二

臣蕭子顯撰

王晏

蕭湛

蕭坦之

江祐

王晏字士彥琅邪臨沂人也祖弘之通直常侍  
父普曜祕書監晏宋大明末起家臨賀王國常  
侍員外郎巴陵王征北板參軍安成王撫軍板

刑獄隨府轉車騎晉熙王燮爲郢州晏爲安西  
主簿世祖爲長史與晏相遇府轉鎮西板晏記  
室諮議沈攸之事難鎮西職僚皆隨世祖鎮盆  
城上時權勢雖重而衆情猶有疑惑晏便專心  
奉事軍旅書翰皆委焉性甚便僻漸見親侍乃  
留爲上征虜撫軍府板諮議領記室從還都遷  
領軍司馬中軍從事中郎常在上府參議機密  
建元初轉太子中庶子世祖在東宮專斷朝事  
多不聞啓晏慮及罪稱疾自踈尋領射聲校尉

不拜世祖即位轉長兼侍中意任如舊永明元  
年領步兵校尉遷侍中祭酒校尉如故遭母喪  
起爲輔國將軍司徒左長史晏父普曜籍晏勢  
宦多歷通官晏尋遷左衛將軍加給事中未拜  
而普曜卒居喪有禮起冠軍將軍將軍司徒左長史  
濟陽太守未拜遷衛尉將軍如故四年轉太子  
詹事加散騎常侍六年轉丹陽尹常侍如故晏  
位任親重日久進見言論朝事自豫章王嶷尚  
書令王儉皆降意以接之而晏每以踈漏被上

阿賁連稱疾久之上以晏須祿養七年轉爲江州刺史晏固辭不願出外見許留爲吏部尚書領太子右衛率終以舊恩見寵時尚書令王儉雖貴而踈晏旣領選權行臺閣與儉頗不平儉卒禮官議論上欲依王導論爲文獻晏啓上曰導乃得此論但宋以來不加素族出謂親人曰平頭憲事已行矣八年改領右衛將軍陳疾自解上欲以高宗代晏領選手敕問之晏啓曰諱清幹有餘然不諳百氏恐不可居此職上乃止

明年遷侍中領太子詹事本州中正又以疾辭十年改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給親信二十人中正如故十一年遷右僕射領太孫右衛率世祖崩遺旨以尚書事付晏及徐孝嗣令久於其職鬱林即位轉左僕射中正如故隆昌元年加侍中高宗謀廢立晏便響應推奉延興元年轉尚書令加後將軍侍中中正如故封曲江縣侯邑千戶給鼓吹一部甲仗五十人人殿高宗與晏宴於東府語及時事晏抵掌曰公常言

晏怯今定何如建武元年進號驃騎大將軍給班劔二十人侍中令中正如故又加兵百人領太子少傅進爵爲公增邑爲二千戶以虜動給兵千人晏爲人篤於親舊爲世祖所稱至是自謂佐命惟新言論常非薄世祖故事衆始怪之高宗雖以事際須晏而心相疑斥料簡世祖中詔得與晏手敕三百餘紙皆是論國家事以此愈猜薄之初即位始安王遙光便勸誅晏帝曰晏於我有勲且未有罪遙光曰晏尚不能爲武

帝安能爲陛下帝默然變色時帝常遣心腹左右陳世範等出塗巷採聽異言由是以晏爲事晏輕淺無防慮望開府數呼相工自視云當大貴與賓客語好屏人請間上聞之疑晏欲反遂有誅晏之意僉人鮮于文粲與晏子德元往來密探朝旨告晏有異志世範等又啓上云晏謀因四年南郊與世祖故舊主帥於道中竊發會虎犯郊壇帝愈懼未郊一日敕停行元會畢乃召晏於華林省誅之下詔曰晏閭閻凡伍少無

南齊書卷之三十三  
四  
特操階緣人乏班齒官途世祖在蕃搜揚擢用  
棄略疵瑕遂升要重而輕跳險銳在貴彌著猜  
忌反覆觸情多端故以兩宮所弗容十手所共  
指既內愧于心外懼憲牘掩迹陳痾多歷年載  
頻授蕃任輒辭請不行事似謙虛情實詭伏隆  
昌以來運集艱難匡贊之功頗有心力廼爵冠  
通侯位登元輔綢繆恩寄朝莫均焉谿壑可盈  
無厭將及視天畫地遂懷異圖廣求卜相取信  
巫覡論薦黨附遍滿臺府令大息德元淵藪亡

命同惡相濟劔客成羣弟誦凶愚遠相脣齒信  
驛往來密通要契去歲之初奉朝鮮于文粲備  
告姦謀朕以信必由中義無與貳推誠委任覲  
能悛改而長惡易流構扇彌大與北中郎司馬  
蕭毅臺隊主劉明達等剋期竊發以河東王鉉  
識用微弱可爲其主得志之日當守以虛器明  
達諸辭炳然具存昔漢后以反脣致討魏臣以  
虬鬚爲戮況無君之心既彰陵上之迹斯著此  
而可容誰寘刑辟並可收付廷尉肅明國典晏

未敗數日於北山廟答賽夜還晏既醉部伍人亦飲酒羽儀錯亂前後十餘里中不復相禁制識者云此勢不復久也晏子德元有意尚至車騎長史德元初名湛世祖謂晏曰劉湛江湛並不善終此非佳名也晏乃改之至是與弟晉安王友德和俱被誅晏弟詡永明中爲少府卿六年敕位未登黃門郎不得畜女妓詡與射聲校尉陰玄智坐畜妓免官禁錮十年敕特原詡禁錮後出爲輔國將軍始興內史廣州刺史劉纘廣州刺史詡亦篤舊晏誅上又遣南中郎司馬蕭季敞襲詡殺之

爲奴所殺詡率郡兵討之延興元年授詡持節廣州刺史詡亦篤舊晏誅上又遣南中郎司馬蕭季敞襲詡殺之  
蕭湛字彥孚南蘭陵蘭陵人也祖道清貞外郎父仙伯桂陽國參軍湛初爲州從事晉熙國侍郎左常侍湛於太祖爲絕服族子元徽末世祖在郢州欲知京邑消息太祖遣湛就世祖宣傳謀計留爲腹心昇明中爲世祖中軍刑獄參軍東莞太守以勲勤封安復縣男三百戶建元初

爲武陵王冠軍臨川王前軍參軍除尚書都官  
郎建威將軍臨川王鎮西中兵世祖在東宮謀  
領宿衛太祖殺張景真世祖令謀口啓乞景真  
命太祖不悅謀懼而退世祖即位出謀爲大末  
令未之縣除步兵校尉領射陽令轉帶南濮陽  
太守領御仗主永明二年爲南蘭陵太守建威  
將軍如故復除步兵校尉太守如故世祖齋內  
兵仗悉付之心膺密事皆使參掌除正員郎轉  
左中郎將後軍將軍太守如故世祖卧疾延昌

殿敕謀在左右宿直上崩遺敕謀領殿內事如  
舊鬱林即位深委信謀謀每請急出宿帝通夕  
不得寐謀還乃安轉衛軍司馬兼衛尉加輔國  
將軍丁母憂敕還復本任守衛尉高宗輔政有  
所匡諫帝旣在後宮不出唯遣謀及蕭坦之遙  
進乃得聞達謀回附高宗勸行廢立密召諸王  
典籤約語之不許諸王外接人物謀親要日久  
衆皆憚而從之鬱林被廢日初聞外有變猶密  
爲手敕呼謀其見信如此謀性險進無計略及

廢帝日領兵先入後宮齋內仗身素隸服諶莫有動者海陵立轉中領軍進爵爲公二千戶甲仗五十人入直殿內月十日還府建武元年轉領軍將軍左將軍南徐州刺史給扶進爵衡陽郡公食邑三千戶高宗初許事克用諶爲揚州及有此授諶恚曰見炊飯熟推以與人王晏聞之曰誰復爲蕭諶作甌筋者諶恃勲重干豫朝政諸有選用輒命議尚書使爲申論上新即位遣左右要人於外聽察具知諶言深相疑阻二

年六月上幸華林園宴諶及尚書令王晏等數人盡歡坐罷留諶晚出至華林閣仗身執還入省上遣左右莫智明數諶曰隆昌之際非卿無有今日今一門二州兄弟三封朝廷相報政可極此卿恒懷怨望乃云炊飯已熟合甌與人邪今賜卿死諶謂智明日天去人亦復不遠我與至尊殺高武諸王是君傳語來去我今死還取卿矣於省殺之至秋而智明死見諶爲崇詔曰蕭諶擢自凡庸識用輕險因藉倖會早預驅馳

永明之季曲頒恩紀鬱林昏悖頗立誠効寵靈  
優渥期遇兼隆內摠戎柄外暢蕃威兄弟榮貴  
震灼朝野曾不感佩殊荷少答萬一自以勲高  
伊霍事均難賞才冠當時恥居物後矯制王權  
與奪由已空懷疑懼坐構嫌猜覘候宮掖希覬  
非望蔽上罔下之心誣君不臣之跡固以彰暴  
民聽喧聒遐邇遂潛散金帛招集不逞交結禁  
衛互爲唇齒密契戚邸將肆姦逆朕以其任寄  
旣重爵列河山每加彌縫弘以大信庶能懷音

翻然悛改而豺狼其性凶謀滋甚夫無將必戮  
陽秋明義况釁積禍盈若斯之大可收付廷尉  
速正刑書罪止元惡餘無所問謀好左道吳興  
沈文猷相謀云相不減高宗謀喜曰感卿意無  
爲人言也至是文猷伏誅謀兄誕字彥偉初爲  
殿中將軍永明中爲建康令與秣陵令司馬廸  
之同乘行車前導四卒左丞沈昭略奏凡有鹵  
簿官共乘不得兼列騶寺請免誕等官詔贖論  
延興元年自輔國徐州爲持節督司州刺史將

軍如故明帝立封安德侯五百戶進號冠軍建武二年春虜攻司州誕盡力拒守虜退增封四百戶徵爲左衛將軍上欲殺誕以誕在邊鎮拒虜故未及行虜退六旬誕誅遣黃門郎梁王爲司州別駕使誅誕東宮受戮家口繫尚方誕弟誅與誕同豫廢立爲太子朔將軍東莞太守轉西中郎司馬建武初封四昌侯千戶轉太子左率領軍解司州圍還同誅誕伯父仙民官至太中大夫卒

蕭坦之南蘭陵蘭陵人也祖道濟太中大夫父欣祖有勲於世祖至坦之進令坦之與蕭誕同族初爲殿中將軍累至坦之祖中軍板刑獄參軍以宗族見驅使除竟陵一鎮北征北參軍東宮直閣以勤直爲世祖所知除給事中淮陵令又遷蘭陵令給事中如故出書起部郎司徒中兵參軍世祖崩坦之隨太孫文武度上臺除射聲校尉令如故未拜除正合只郎南魯郡太守少帝以坦之世祖舊人親信不離得入內見皇后帝於

宮中及出後堂雜戲狝獍坦之皆得在側或值醉後裸袒坦之輒扶持諫喻見帝不可奉乃改計附高宗密爲耳目除晉安王征北諮議隆昌元年追錄坦之父勲封臨汝縣男食邑三百戶徙征南諮議高宗謀廢少帝旣與蕭諶及坦之定謀帝腹心直閣將軍曹道剛疑外間有異密有處分諶未能發始與內史蕭季敞南陽太守蕭穎基並應還都諶欲待二蕭至藉其勢力以舉事高宗慮事變以告坦之坦之馳謂諶曰廢

天子古來大事比聞曹道剛朱隆之等轉已猜疑衛尉明日若不就事無所復及弟有百歲母豈能坐聽禍敗政應作餘計耳諶惶遽明日遂廢帝坦之力也海陵卽位除黃門郎兼衛尉卿進爵伯增邑爲六百戶建武元年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進爵侯增邑爲千五百戶明年虜動假坦之節督徐州征討軍事虜圍鍾離春斷淮洲坦之擊破之還加領太子中庶子未拜遷領軍將軍永泰元年爲侍中領軍東昏立爲侍中

領軍將軍永元元年遭母喪起復職加右將軍  
置府江祐兄弟欲立始安王遙光密謂坦之坦  
之曰明帝取天下已非次第天下人至今不服  
今若復作此事恐四海瓦解我期不敢言持喪  
還宅宅在東府城東遙光起事遣人夜掩取坦  
之坦之科頭著禪踰牆走從東冶僦渡南渡間  
道還臺假節督衆軍討遙光屯湘宮寺事平遷  
尚書右僕射丹陽尹右軍如故進爵公增邑千  
戶坦之肥黑無鬚語聲嘶時人號爲蕭瘞剛狠

專執羣小畏而憎之遙光事平二十餘日帝遣  
延明主帥黃文濟領兵圍坦之宅殺之子賞祕  
書郎亦伏誅坦之從兄翼宗爲海陵郡將發坦  
之謂文濟曰從兄海陵宅故應無他文濟曰海  
陵宅在何處坦之告之文濟曰政應得罪仍遣  
收之檢家赤貧惟有質錢帖子數百還以啓帝  
原死繫尚方和帝中興元年追贈坦之中軍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

江祐字弘業濟陽考城人也祖遵寧朔參軍父

德隣司徒右長史。祐姑爲景皇后，少爲高宗所親，恩如兄弟。宋末解褐，晉熙國常侍。太祖徐州西曹，貞外郎。高宗冠軍參軍，帶灑陽令。竟陵王征北參軍，尚書水部郎。高宗爲吳興，以祐爲郡丞，加宣威將軍。廬陵王中軍功曹記室，安陸王左軍諮議領錄事，帶京兆太守。除通直郎，補南徐州別駕。高宗輔政，委以心腹。隆昌元年，自正貞郎，補丹陽丞、中書郎。高宗爲驃騎鎮東府，以祐爲諮議參軍，領南昌太守。與蕭詠對直東府。

省內時新立海陵，人情未服。高宗胛上有赤誌，常祕不傳。祐勸帝出以示人。晉壽太守王洪範罷任還，上袒示之，曰：「人皆謂此是日月相，卿幸無泄言。」洪範曰：「公日月之相在軀，如何可隱轉？」當言之。公卿上大悅。會直後張伯尹、瓚等屢謀竊發，祐誅憂虞，無計。每夕輒託事外出，及入，纂議定，加祐寧朔將軍。高宗爲宣城王，大史密奏圖緯云：「一號當得十四年。」祐入，帝喜，以示祐，曰：「得此復何所望？」及卽位，遷守衛尉將軍，如故封。

安陸縣侯邑千戶祐祖遵以后父贈金紫光祿大夫父德隣以帝舅亦贈光祿大夫建武二年遷右衛將軍掌甲仗廉察四年轉太子詹事祐以外戚親要勢冠當時遠致餉遺或取諸王第名書好物然家行甚睦待子姪有恩意上寢疾永泰元年轉祐爲侍中中書令出入殿省上崩遺詔轉右僕射祐弟衛尉祀爲侍中敬皇后弟劉暄爲衛尉東昏即位參掌選事高宗雖顧命羣公而意寄多在祐兄弟至是更直殿內動止

關詒永元元年領太子詹事劉暄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祐兄弟與暄及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領軍蕭坦之六人更日帖敕時呼爲六貴帝稍欲行意孝嗣不能奪坦之雖時有異同而祐意執制帝深忿之帝失德旣彰祐議欲立江夏王寶玄劉暄初爲寶玄郢州行事執事過刻有人獻馬寶玄欲看之暄曰馬何用看妃索煮肫帳下詒暄暄曰旦已煮鷲不煩復此寶玄恚曰舅殊無渭陽之情暄聞之亦不悅至是

不同祏議欲立建安王寶夤密謀於遙光遙光自以年長屬當鼎命微旨動祏祏弟祀以少主難保勸祏立遙光暄以遙光若立已失元舅之望不肯同故祏遲疑久不決遙光大怒遣左右黃曇慶於清溪橋道中刺殺暄曇慶見暄部伍人多不敢發事覺暄告祏謀帝處分收祏兄弟祀時直在內殿疑有異遣信報祏曰劉暄似有異謀今作何計祏曰政當靜以鎮之耳俄而召祏入見停中書省初直齋袁文曠以王敬則勳

當封祏執不與帝使文曠取祏以刀環築其心曰復能奪我封否祏祀同日見殺祀字景昌初爲南郡王國常侍歷高祖驃騎東閣祭酒祕書丞晉安王鎮北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府州事治下有宣尼廟久廢不修祀更開掃構立祀弟禧居喪早卒有子歛字偉卿年十二聞收至謂家人曰伯旣如此無心獨存赴井死後帝於後堂騎馬致適顧謂左右曰江祏若在我當復能騎此不暄字士穆出身南陽國常侍遙光起事以

內列及傳二十三  
討暄爲名事平暄遷領軍將軍封平都縣侯千  
戶其年又見殺和帝中興元年贈祔衛將軍暄  
散騎常侍撫軍將軍並開府儀同三司祀散騎  
常侍太常卿

史臣曰士死知己蓋有生所共情雖愚智之品  
有二而逢迎之運唯一夫懷可知之才受知人  
之眚無慙外物此固天理其猶藏在中心銜恩  
念報況乎義早蕃僚道同遇合踰越勝已顧邁  
先流棄子如遺曾微舊德使狗之喻人致前譏  
慙包疚心我無其事嗚呼陸機所以賦豪士也  
贊曰王蕭提契世祖基之樂羊食子里克無辭  
江劉后戚明嗣是維廢興異論終用垂疑

列傳第二十四

南齊書四十三

江斡

臣蕭子顯撰

何昌寓

謝瀹

王思遠

江斡字叔文濟陽考城人也祖湛宋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父恁著作郎並為太子劭所殺斡母文帝女淮陽公主幼以戚屬召見孝武謂謝

萬曆十七年刊

莊曰此小兒方當爲名器少有美譽桂陽王休  
範臨州辟迎主簿不就尚孝武女臨汝公主拜  
駙馬都尉除著作郎太子舍人丹陽丞時袁粲  
爲尹見敷歎曰風流不墜政在江郎敷與宴賞  
留連日夜遷安成王撫軍記室秘書丞中書郎  
敷庶祖母王氏老疾敷視膳嘗藥七十餘日不  
解衣及累居內官每以侍養陳請朝廷優其朝  
直尋轉安成王驃騎從事中郎初湛娶褚秀之  
女被遣褚淵爲衛軍重敷爲人先通音意引爲

長史加寧朔將軍順帝立隨府轉司空長史領  
臨淮太守將軍如故轉太尉從事中郎齊臺建  
爲吏部郎太祖即位敷以祖母久疾連年臺閣  
之職永廢溫清啓乞自解初宋明帝勅敷出繼  
從叔恣爲從祖淳後於是僕射王儉啓禮無後  
小宗之文近世緣情皆由父祖之命未有旣孤  
之後出繼宗族也雖復臣子一揆而義非天屬  
江忠簡胤嗣所寄唯敷一人倘無眷屬敷宜還  
本若不欲江恣絕後可以敷小兒繼恣爲孫尚

書參議謂間世立後禮無其文荀顗無子立孫  
墜禮之始何期又立此論義無所據於是敷還  
本家詔使自量立後者出爲寧朔將軍豫章內  
史還除太子中庶子領驍騎將軍未拜門客通  
贓利世祖遣信檢覈敷藏此客而躬自引咎上  
甚有怪色王儉從容啓上曰江敷若能治郡此  
便是具美耳上意乃釋永明初仍爲豫章王太  
尉諮議領錄事遷南郡王友竟陵王司徒司馬  
敷好文辭圍碁第五品爲朝貴中最遷侍中領

本州中正司徒左長史中正如故五年遷五兵  
尚書明年出爲輔國將軍東海太守加秩中二  
千石行南徐州事七年徙爲侍中領驍騎將軍  
尋轉都官尚書領驍騎將軍王晏啓世祖曰江  
敷今重登禮閣兼掌六軍慈渥所覃寔有優忝  
但語其事任殆同閑輦天旨旣欲升其名位愚  
謂以侍中領驍騎望實清顯有殊納言上曰敷  
常啓吾爲其鼻中惡今旣以何胤王瑩還門下  
故有此回換耳鬱林即位遷掌吏部隆昌元年

爲侍中領國子祭酒鬱林廢朝臣皆被召入宮  
敷至雲龍門託藥醉吐車中而去明帝即位改  
領祕書監又改領晉安王師建武二年卒年四  
十四遺令儉約葬不受賻贈詔賻錢三萬布百  
匹子舊啓遵敷令讓不受詔曰敷貽厥之訓送  
終以儉立言歸善益有嘉傷可從所請贈散騎  
常侍太常謚曰敬子

何昌寓字儼望廬江潯人也祖叔度吳郡太守  
父佟之太常卿昌寓少而淹厚爲伯父司空尚  
之所遇宋建安王休仁爲揚州辟昌寓州主簿  
遷司徒行參軍太傅五官司徒東閣祭酒尚書  
儀曹郎建平王景素爲征北南徐州昌寓又爲  
府主簿以風素見重母老求祿出爲湘東太守  
加秩千石爲太祖驃騎功曹昌寓在郡景素被  
誅昌寓痛之至是啓太祖曰伏尋故建平王因  
心自遠忠孝基性徽和之譽早布國言勝素之  
情夙洽民聽世祖綢繆太宗眷異朝中貴人野  
外賤士雖聞見有殊誰不悉斯事者元徽之間

政關羣小構扇異端共令傾覆殷勤之非古人  
所悼況蒼梧將季能無銜惑一年之中藉者再  
三有必巔之危無蹙立之安行路寒心往來跼  
踖而王夷慮坦然委之天命惟謙惟敬專誠奉  
國閨無執戟之衛門闕衣介之夫此五尺童子  
所見不假闕曲言也一淪疑似身名頓滅寃結  
淵泉酷貫穹昊時經隆替歲改三元曠蕩之惠  
亟申被枉之澤未流俱沐温光獨酸霜露明公  
鋪天地之施散雲雨之潤物無巨細咸被慶渥

若今日不蒙照滌則爲萬代寃魂昌寓非敢慕  
慷慨之士激揚當世實義切於心痛入骨髓瀝  
腸紆憤仰希神照辯明枉直亮王素行使還名  
帝籍歸靈舊塋死而不泯豈忘德於黃壚分軀  
碎首不足上謝又與司空褚淵書曰天下之可  
哀者有數而埋寃於黃泉者爲甚焉何者百年  
之壽同於朝露揮忽去留寧足道哉政欲闔棺  
之日不墮令名竹帛傳芳烈鐘石紀清英是以  
昔賢甘心於死所者也若懷忠抱義而負枉冥

冥之下時主未之矜卿相不爲言良史濡翰將  
被以惡名豈不痛哉豈不痛哉竊尋故建平王  
地屬親賢德居宗望道心惟冲睿性天峻散情  
風雲不以塵務嬰衿明發懷古惟以琴書娛志  
言忠孝行惇慎二公之所深鑒也前者阮楊連  
黨構此紛紜雖被明於朝貴愈結怨於羣醜規  
察繼蹤疑防重著小人在朝詩史所歎少一清  
識飲涕王母永言終日氣淚交橫旣推信以期  
物故日去其備衛朱門蕭條示存典刑而已求

解徐州以避北門要任苦乞會稽貪處東甌閑  
務此竝彰於事迹與公道味相求期心有素方  
共經營家國劬勞王室何圖時不我與契闊屯  
昏忠誠弗亮罹此百殃歲朔亟流已經四載皇  
命惟新人沾天澤而幽然深酷未蒙照明封殯  
卑雜窮魂莫寄昭穆不序松柏無行事傷行路  
痛結幽顯吾等叩心泣血實有望於聖時公以  
德佐世欲物得其所豈可令建平王枉直不分  
邪田叔不言梁事表絲諫止淮南以兩國豐禍

尚回帝意豈非親親之義寧從敦厚而今疑以未辨爲世大戮若使王心跡得申亦示海內理冤枉明是非存亡國繼絕世周漢之通典有國之所急也昔叔向之理恃祁大夫而獲亮庾太子之冤資車丞相而見察幽靈有知豈不眷眷於明顧碎首抽脅自謂不殞淵答曰追風古人良以嘉歎但事旣昭晦理有逆從建平初阻元徽未悖專欲委咎阮楊彌所致疑于時正亦謬參此機若審如高論其愧特深太祖嘉其義轉

爲記室遷司徒左西太尉戶曹屬中書郎王儉衛軍長史儉謂昌寓曰從任朝事者非卿而誰永明元年竟陵王子良表置文學官以昌寓爲竟陵王文學以清信相得意好甚厚轉揚州別駕豫章王又善之遷太子中庶子出爲臨川內史除廬陵王中軍長史未拜復爲太子中庶子領屯騎校尉遷吏部郎轉侍中臨海王昭秀爲荊州以昌寓爲西中郎長史輔國將軍南郡太守行荊州事明帝遣徐玄慶西上害蕃鎮諸王

玄慶至荊州欲以便宜從事昌寓曰僕受朝廷  
意寄翼輔外蕃何容以殿下付君一介之使若  
朝廷必須殿下還當更聽後旨昭秀以此得還  
京師建武二年爲侍中領長水校尉轉吏部尚  
書復爲侍中領驍騎將軍四年卒年五十一贈  
太常諡簡子昌寓不雜交遊通和汎愛歷郡皆  
清白士君子多稱之

謝瀟字義潔陳郡陽夏人也祖弘微宗太常父  
莊金紫光祿大夫瀟四兄颺肫顥從世謂謝莊

名兒爲風月景山水顥字仁悠少簡靜解褐祕  
書郎累至太祖驃騎從事中郎建元初爲吏部  
郎至太尉從事中郎永明初高選文學以顥爲  
竟陵王友至北中郎長史卒瀟年七歲王彘見  
而異之言於宋孝武孝武召見於稠人廣衆之  
中瀟舉動閑詳應對合旨帝甚悅詔尚公主值  
景和敗事寢僕射褚淵聞瀟年少清正不惡以  
女結婚厚爲資送解褐車騎行參軍遷祕書郎  
司徒祭酒丹陽丞撫軍功曹世祖爲中軍引爲

南齊列傳三十四  
八  
記室齊臺建遷太子中舍人建元初轉桂陽王友以母老須養出爲安成內史還爲中書郎衛軍王儉引爲長史雅相禮遇除黃門郎兼掌吏部尋轉太子中庶子領驍騎將軍轉長史兼侍中瀹以晨昏有廢固辭不受世祖勅令速拜別停朝直遷司徒左長史出爲吳興太守長城縣民盧道優家遭劫誣同縣殷孝悌等四人爲劫瀹收付縣獄考正孝悌母駱詣登聞訴稱孝悌爲道優所誹詢橫効爲劫一百七十三人連名

保徵在所不爲申理瀹聞孝悌母訴乃啓建康獄覆道優理窮款首依法斬刑有司奏免瀹官瀹又使典藥吏煮湯失火燒郡外齋南廂屋五間又輒鞭除身爲有司所奏詔並贖論在郡稱爲美績母喪去官服闋爲吏部尚書高宗廢鬱林領兵入殿左右驚走報瀹瀹與客圍碁母下子輒云其當有意竟局乃還齋卧竟不問外事也明帝卽位瀹又屬疾不視事後上讌會功臣上酒尚書令王晏等興席瀹獨不起曰陛下受

命應天順民王晏妄叨天功以爲己力上大笑  
解之座罷晏呼瀹共載還令省欲相撫悅瀹又  
正色曰君巢窟在何處晏初得班劍瀹謂之曰  
身家太傅裁得六人君亦何事一朝至此晏甚  
憚之加領右軍將軍兄朏在吳興論啓公事稽  
晚瀹輒代爲啓上見非其手迹被問見原轉侍  
中領太子中庶子豫州中正永泰元年轉散騎  
常侍太子詹事其年卒年四十五贈金紫光祿  
大夫謚簡子初兄朏與瀹於征虜渚送別

朏指瀹口曰此中唯宜飲酒瀹建武之初專以  
長酣爲事與劉瑱沈昭略以觴酌交飲各至數  
斗世祖嘗問王儉當今誰能爲五言詩儉對曰  
謝朏得父膏腴江淹有意上起禪靈寺勅瀹撰  
碑文

王思遠琅琊臨沂人尚書令晏從弟也父羅雲  
平西長史思遠八歲父卒祖弘之及外祖新安  
太守羊敬元竝栖退高尚故思遠少無仕心宋  
建平王景素辟爲南徐州主簿深見禮遇景素

被誅左右離散思遠親視殯葬手種松柏與廬  
江何昌寓沛郡劉璉上表理之事感朝廷景素  
女廢爲庶人思遠分衣食以相資贍年長爲備  
笄總訪求素對傾家送遣除晉熙王撫軍行參  
軍安成王車騎參軍建元初爲長沙王後軍主  
簿尚書殿中郎出補竟陵王征北記室參軍府  
遷司徒仍爲錄事參軍遷太子中舍人文惠太  
子與竟陵王子良素好士竝蒙賞接思遠求出  
爲遠郡除建安內史長兄思玄卒思遠友于甚

至表乞自解不許及祥口又固陳世祖乃許之  
除中書郎大司馬諮議世祖詔舉士竟陵王子  
良薦思遠及吳郡顧嵩之陳郡殷叡邵陵王子  
貞爲吳郡世祖除思遠爲吳郡丞以本官行郡  
事論者以爲得人以疾解職還爲司徒諮議參  
軍領錄事轉黃門郎出爲使持節都督廣交越  
三州諸軍事寧朔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  
高宗輔政不之任仍遷御史中丞臨海太守沈  
昭略賊私思遠依事劾奏高宗及思遠從兄晏

昭略叔父文季請止之思遠不從案事如故建  
武中遷吏部郎思遠以從兄晏爲尚書令不欲  
竝居內臺權要之職上表固讓曰近頻煩歸啓  
實有微槩陛下矜遇之厚古今罕儔臣若孤恩  
誰當勗力旣自誓輕軀命不復以塵點爲疑正  
以臣與晏地惟密親必不宜俱居顯要悽悽丹  
赤守之以死臣實庸鄙無足獎進陛下甄拔之  
旨要是許其一節臣果不能以理自固有乖則  
哲之明犯冒之尤誅責在已謬賞之私惟塵聖

鑒權其輕重寧守褊心且亦緣陛下以德御下  
故臣可得以禮進退伏願思垂拯宥不使實墜  
今若祇膺所忝三公不足爲泰犯忤之後九泉  
未足爲劇而臣苟求刑戮自棄富榮愚夫不爲  
臣亦庶免此心此志可憐可矜如其上命必行  
請罪非理聖恩方置之通塗而臣固求擯壓自  
愍自悼不覺涕流謹冒鈇鉞悉心以請窮則呼  
天仰祈一照上知其意乃改授司徒左長史初  
高宗廢立之際思遠與晏閑言謂晏曰兄荷世

祖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權計相  
須未知兄將來何以自立若及此引決猶可不  
失後名晏不納及拜驃騎集會子弟謂思遠兄  
思微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從其語豈  
有今日思遠遽應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及  
晏敗故得無他思遠清修立身簡潔衣服牀筵  
窮治素淨賓客來通輒使人先密覘視衣服垢  
穢方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雖然既去之  
後猶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上從祖弟季敞性

甚豪縱上心非之謂季敞曰卿可數詣王思遠  
上既誅晏遷爲侍中掌優策及起居注永元二  
年遷度支尚書未拜卒年四十九贈太常謚貞  
子思遠與顧嵩之友善嵩之卒後家貧思遠迎  
其兒子經卹甚至嵩之字士明少孤好學有義  
行初舉秀才歷官府閣永明末爲太子中舍人  
兼尚書左丞隆昌初爲安西諮議兼著作與思  
遠竝屬文章建武初以疾歸家高宗手詔與思  
遠曰此人殊可惜就拜中散大夫卒年四十九

思微永元中爲江州長史爲陳伯之所殺  
史臣曰德成爲上藝成爲下觀夫三三子之治  
身豈直清體雅業取隆基構行禮蹈義可以勉  
物風規云君子之居世所謂美矣  
贊曰江纂世業有聞時陂何申舊主辭出子義  
謝獻壽觴載色載刺思遠退食冲心篤寄

列傳第二十四

南齊書四十三

列傳第二十五

南齊書四十四

徐孝嗣

臣蕭子顯撰

沈文季

徐孝嗣字始昌東海郟人也祖湛之宋司空父  
聿之著作郎竝爲太子劬所殺孝嗣在孕得免  
幼而挺立風儀端簡八歲襲爵枝江縣公見宋  
孝武升階流涕迄于就席帝甚愛之尚康樂公  
主泰始二年西討解嚴車駕還宮孝嗣登殿不

著靺爲治書御史蔡淮所奏罰金二兩拜駙馬  
都尉除著作郎母喪去官爲司空太尉二府參  
軍安成王文學孝嗣姑適東莞劉舍舍兄藏爲  
尚書左丞孝嗣往詣之藏退語舍曰徐郎是令  
僕人三十餘可知矣汝宜善自結昇明中遷太  
祖驃騎從事中郎帶南彭城太守隨府轉爲太  
尉諮議參軍太守如故齊臺建爲世子庶子建  
元初國除出爲晉陵太守還爲太子中庶子領  
長水校尉未拜爲寧朔將軍聞喜公子良征虜

長史遷尚書吏部郎太子右衛率轉長史善趨  
步閑容止與太宰褚淵相埒世祖深加待遇尚  
書令王儉謂人曰徐孝嗣將來必爲宰相轉充  
御史中丞世祖問儉曰誰可繼卿者儉曰臣東  
都之日其在徐孝嗣乎出爲吳興太守儉贈孝  
嗣四言詩曰方軌叔茂追清彥輔柔亦不茹剛  
亦不吐時人以比蔡子尼之行狀也在郡有能  
名會王儉亡上徵孝嗣爲五兵尚書其年上敕  
儀曹令史陳淑王景之朱玄真陳義民撰江左

以來儀典令諮受孝嗣明年遷太子詹事從世  
祖幸方山上曰朕經始此山之南復爲離宮之  
所故應有邁靈丘靈丘山湖新林苑也孝嗣答  
曰繞黃山款牛首乃盛漢之事今江南未曠民  
亦勞止願陛下少更留神上竟無所脩立竟陵  
王子良甚善之子良好佛法使孝嗣及廬江何  
胤掌知齊講及衆僧轉吏部尚書尋加右軍將  
軍轉領太子左衛率臺閣事多以委之世祖崩  
遺詔轉右僕射隆昌元年遷散騎常侍前將軍

丹陽尹高宗謀廢鬱林以告孝嗣孝嗣奉旨無  
所釐贊高宗入殿孝嗣戎服隨後鬱林旣死高  
宗須太后令孝嗣於袖中出而奏之高宗大悅  
以廢立功封枝江縣侯食邑千戶給鼓吹一部  
甲仗五十人入殿轉左僕射常侍如故明帝即  
位加侍中中軍大將軍定策勲進爵爲公增封  
二千戶給班劔二十人加兵百人舊拜三公乃  
臨軒至是帝特詔與陳顯達王晏竝臨軒拜授  
北虜動詔孝嗣假節頓新亭時王晏爲令民情

物望不及孝嗣也是誅轉尚書令領本州中正  
餘悉如故孝嗣愛好文學賞託清勝器量弘雅  
不以權勢自居故且容建武之世恭已自保朝  
野以此稱之初孝嗣在率府晝卧齋北壁下夢  
兩童子遽云遷公此孝嗣驚起聞壁有聲行數  
步而壁崩壓牀建武四年即本號開府儀同三  
司孝嗣聞有詔歛棺謂左右曰吾德慙古人位  
登袞職將何以堪之明君可以理奪必當死請  
若不獲命正當角山丘園侍罪家巷耳固讓不

受是時連年虜動軍國虛乏孝嗣表立屯田曰  
有國急務兵食是同一夫輟耕於事彌切故井  
陌壇里長轂盛於周朝屯田廣置勝戈富於漢  
室降此以還詳略可見但求之自古爲論則賒  
即以當今宜有要術竊尋緣淮諸鎮皆取給京  
師費引既殷漕運艱澀聚糧待敵每若不周利  
害之基莫此爲急臣比訪之故老及經彼宰守  
淮南舊田觸處極目陂遏不脩咸成茂草平原  
陸地彌望尤多今邊備旣嚴戍卒增衆遠資餽

運近廢良疇士多飢色可爲嗟歎愚欲使刺史  
二千石躬自履行隨地墾闢精尋灌溉之源善  
商肥确之異州郡縣戍士帥以下悉分番附農  
今水田雖晚方事菽麥菽麥二種益是北土所  
宜彼人便之不減粳稻開創之利宜在及時所  
啓允合請卽使至徐兗司豫爰及荆雍各當境  
規度勿有所遺別立主曹專司其事田器耕牛  
臺詳所給歲終言殿最明其刑賞此功克舉庶  
有弘益若緣邊足食則江南自豐權其所饒略

不可計事御見納時帝已寢疾兵事未已竟不  
施行帝疾甚孝嗣入居禁中臨崩受遺託重申  
開府之命加中書監永元初輔政自尚書下省  
出住宮城南宅不得還家帝失德稍彰孝嗣不  
敢諫諍及江祏見誅內懷憂恐然未嘗表色始  
安王遙光反衆情惶惑見孝嗣入宮內乃安然  
羣小用事亦不能制也進位司空固讓求解冊  
陽尹不許孝嗣文人不顯同異各位雖大故得  
未及禍虎賁中郎將許準有膽力領軍隸孝嗣

陳說事機勸行廢立孝嗣遲疑久之謂必無用  
于戈理須少主出遊閉城門召百僚集議廢之  
雖有此懷終不能決羣小亦稍憎孝嗣勸帝召  
百僚集議因誅之冬召孝嗣入華林省遣茹法  
珍賜藥孝嗣容色不異少能飲酒藥至斗餘方  
卒乃下詔曰周德方熙三監迷叛漢歷載昌宰  
臣構戾皆身膏斧鉞族同煙燼殷鑒上代垂戒  
後昆徐孝嗣憑藉世資早蒙殊遇階緣際會遂  
登台鉉匡翼之誠無聞諂黷之迹屢著沈文季

沈文季字伯達吳興武康人父慶之宋司空文  
季少以寬雅正直見知孝建二年起家主簿徵

祕書郎以慶之勲重大明五年封文季爲山陽  
縣五等伯轉太子舍人新安王北中郎主簿西  
陽王撫軍功曹江夏王太尉東曹掾遷中書郎  
慶之爲景和所殺兵仗圍宅收捕諸子文季長  
兄文叔謂文季曰我能死爾能報遂自縊文季  
揮刀馳馬去收者不敢追遂得免明帝立起文  
季爲寧朔將軍遷太子右衛率建安王司徒司  
馬赭圻平爲宣威將軍廬江王太尉長史出爲  
寧朔將軍征北司馬廣陵太守轉黃門郎領長

水校尉明帝宴會朝臣以南臺御史賀咸爲柱下史糾不醉者文季不肯飲酒被驅下殿晉平王休祐爲南徐州帝問褚淵須幹事人爲上佐淵舉文季轉寧朔將軍驃騎長史南東海太守休祐被殺雖用薨禮僚佐多不敢至文季獨往省墓展哀出爲臨海太守元徽初遷散騎常侍領後軍將軍轉祕書監出爲吳興太守文季飲酒至五斗妻王氏王錫女飲酒亦至三斗文季與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昇明元年沈攸之反

太祖加文季爲冠軍將軍督吳興錢塘軍事攸之先爲景和衙使殺慶之至是文季收殺攸之弟新安太守登之誅其宗族加持節進號征虜將軍改封略陽縣侯邑千戶明年遷丹陽尹將軍如故齊國初建爲侍中領祕書監建元元年轉太子右衛率侍中如故改封西豐縣侯食邑千二百戶文季風采稜岸善於進止司徒褚淵當世貴望頗以門戶裁之文季不爲之屈世祖在東宮於玄圃宴會朝臣文季數舉酒勸淵淵

甚不平啓世祖曰沈文季謂淵經爲其郡數加淵酒文季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豈如明府亡國失土不識粉榆遂言及虜動淵曰陳顯達沈友季當今將略足委以邊事文季諱稱將門因是發怒啓世祖曰褚淵自謂是忠臣未知身死之日何面目見宋明帝世祖笑曰沈率醉也中丞劉休舉其事見原後豫章王北宅後堂集會文季與淵竝善琵琶酒闌淵取樂器爲明君曲文季便下席大唱曰沈文季不能作伎兒豫章

王疑又解之曰此故當不損仲容之德淵顏色無異曲終而止文季尋除征虜將軍侍中如故遷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征虜如故世祖即位轉太子詹事常侍如故永明元年出爲左將軍吳郡太守三年進號平東將軍四年遷會稽太守將軍如故是時連年檢籍百姓怨望富陽人唐寓之僑居桐廬父祖相傳圖墓爲業寓之自云其家墓有王氣山中得金印轉相誑惑三年冬寓之聚黨四百人於新城水斷商旅黨與分布

南齊書卷之二十五  
九  
近縣新城令陸赤奮桐廬令王天愍棄縣走寓  
之向富陽抄略人民縣令何洵告魚浦子邏主  
從係公發魚浦村男丁防縣永興遣西陵戍主  
夏侯曇羨率將吏及戍左右埭界人起兵赴救  
寓之遂陷富陽會稽郡丞張思祖遣臺使孔矜  
王萬歲張繇等配以器仗將吏白丁防衛永興  
等十屬文季亦遣照命仗將吏救援錢塘寓之至  
錢塘錢塘令劉彪戍以主聶僧貴遣隊主張玕於  
小山拒之力不敵毘賊寓之進抑浦登岸焚郭

邑彪棄縣走文季又以歿吳嘉興海鹽鹽官民丁  
救之賊分兵出諸縣鹽官令蕭元蔚諸暨令陵  
琚之並逃走餘杭令樂琰戰敗乃奔是春寓之  
於錢塘僭號置太子以新城戍為天子宮縣解  
為太子宫弟紹之為揚州刺史錢塘富人柯隆  
為尚書僕射中書舍人領太官令獻鋌數千口  
為寓之作仗加領尚方令分遣其黨高道度徐  
寇東陽東陽太守蕭崇之長山令劉國重拒戰  
見害崇之字茂敬太祖族弟至是臨難貞正果

烈追贈冠軍將軍太守如故賊遂據郡又遣僞  
會稽太守孫泓取山陰時會稽太守王敬則朝  
正故寓之謂乘虛可襲泓至浦陽江郡丞張思  
祖遣浹口戍主湯休武拒戰大破之上在樂遊  
苑聞寓之賊謂豫章王嶷曰宋明初九州同反  
鼠輩但作看蕭公雷汝頭遣禁兵數千人馬數  
百匹東討賊衆烏合畏焉官軍至錢塘一戰便  
散禽斬寓之進兵乎諸郡縣臺軍乘勝百姓頗  
被抄奪軍還上聞之收軍主前軍將軍陳天福

棄市左軍將軍中宿縣子劉明徹免官削爵付  
東冶天福上寵將也既伏誅內外莫不震肅天  
福善馬稍至今諸將法之御史中丞徐孝嗣奏  
曰風聞山東羣盜剽掠列城雖匪日而殄要暫  
于王略郡縣闕攻守之宜倉府多侵耗之弊舉  
善懲惡應有攸歸吳郡所領鹽官令蕭元蔚桐  
廬令王天愨新城令陸赤奮等縣爲首劫破掠  
並不經格戰委職散走元蔚天愨還臺赤奮不  
知所在又錢塘令劉彪富陽令何洵乃率領吏

民相戰不敵未委歸臺餘建德壽昌在劫斷上  
流不知被劫掠不吳興所領餘杭縣被劫破令  
樂琰乃率吏民徑戰不敵委走出都會稽所領  
諸暨縣爲劫所破令陵琚之不經格戰委城奔  
走不知所在案元蔚等妄藉天私作司近服昧  
斯隱慝職啓虔劉會稽郡丞張思祖謬因承之  
揔任是尸涓誠芻効終焉無紀平東將軍吳郡  
太守文季征虜將軍吳興太守西昌侯諱任屬  
關河威懷是寄輒下禁止彪琰洵思祖文季視

事如故諱等納贖論詔元蔚等免思祖諱文季  
原文季固讓會稽之授轉都官尚書加散騎常  
侍出爲持節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諸軍事左將  
軍郢州刺史還爲散騎常侍領軍將軍世祖謂  
文季曰南士無僕射多歷年所文季對曰南風  
不競非復一曰文季雖不學發言必有辭采當  
世稱其應對尤善簞及彈棊簞用五子以疾遷  
金紫光祿大夫加親信二十人常侍如故轉侍  
中領太子詹事遷中護軍侍中如故以家爲府

隆昌元年復爲領軍將軍侍中如故豫廢鬱林  
高宗欲以文季爲江州遣左右單景雋宣旨文  
季口自陳讓稱年老不願外出因問右執法有  
人未景雋還具言之延興元年遷尚書右僕射  
明帝即位加領太子詹事增邑五百戶尚書令  
王晏常戲文季爲吳興僕射文季答曰琅邪執  
法似不出卿門尋加散騎常侍僕射如故建武  
二年虜寇壽春豫州刺史豐城公遙昌嬰城固  
守數遣輕兵相抄擊明帝以爲憂詔文季領兵

鎮壽春文季入城止游兵一聽出洞開城門嚴  
加備守虜軍尋退百姓無所傷損增封爲千九  
百戶尋加護軍將軍僕射常侍如故王敬則反  
詔文季領兵屯湖頭備京路永元元年轉侍中  
左僕射將軍如故始安王遙光反其夜遣三百  
人於宅掩取文季欲以爲都督而文季已還臺  
明日與尚書令徐孝嗣守備宮城戎服共坐南  
掖門上時東昏已行殺戮孝嗣深懷憂慮欲與  
文季論世事文季輒引以他辭終不得及事寧

加鎮軍將軍置府侍中僕射如故文季見世方  
昏亂託以老疾不豫朝機兄子昭略謂文季曰  
阿父年六十爲負外僕射欲求自免豈可得乎  
文季笑而不答同孝嗣被害其日先被召見文  
季知敗舉動如常登車顧曰此行恐往而不反  
也於華林省死時年五十八朝野寃之中興元  
年贈侍中司空諡忠憲兄子昭略有剛氣昇明  
末爲相國西曹太祖賞之及即位謂王儉曰南  
士中有沈昭略何職處之儉曰臣已有擬奏轉

前軍將軍上不欲造逆可其奏尋遷爲中書郎永  
明初歷太尉大司馬從事中郎驃騎司馬黃門  
郎南郡王友學華選以昭略爲友尋兼左丞元  
年出爲臨海太守御史中丞累遷侍中冠軍將  
軍撫軍長史永元元年始安王遙光起兵東府  
執昭略於城內昭略潛自南出濟淮還臺至是  
與文季俱被召入華林省茹法珍等進藥酒昭  
略怒罵徐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  
才致有今日以甌擲面破曰作破面鬼死時年

四十餘弟昭光聞收至家人勸逃去昭光不忍  
捨母遂見獲殺之中興元年贈昭略太常昭光  
廷尉

史臣曰爲邦之訓食惟民天足食足兵民斯信  
矣屯田之略實重戰守若夫充國耕殖用殄羌  
戎韓浩棗祗亦建華夏置典農之官興大佃之  
議金城布險峻壘綿壇飛芻輓粒事難支繼一  
夫不耕或鍾飢餒緣邊戍卒坐甲千羣故宜盡  
收地利因兵務食緩則躬耕急則從戰歲有餘

糧則紅食可待前世達治言之已詳江左以來  
不暇遠策王旅外出未嘗宿飽四郊嬰守懼等  
松芻縣兵所救經歲引日凌風泝水轉漕艱長  
傾窖底之儲盡倉敖之粟流馬木牛尚深前弊  
田積之要唯在江淮郡國同興遠不周急故吳  
氏列戍南濱屯農水右魏世淮北大佃而石橫  
開漕皆輔車相資易以待敵孝嗣當盛境之晨  
薦希行之計王無外略民困首領觀機而動斯  
議殆爲空陳惜矣

贊曰文忠作相器範先標有容有業可以立朝  
豐城歷仕音儀孔昭為舟等溺在運同消

列傳第二十二

南齊書四十四

列傳第二十六

南齊書四十五

臣蕭子顯撰

宗室

衡陽元王道度

始安貞王道生

遙光  
遙昌

遙欣

安陸昭王緬

衡陽元王道度太祖長兄也與太祖俱受學雷  
次宗宣帝問二兒學業次宗答曰其兄外朗其  
弟內潤皆良璞也隨宣帝征伐仕至安定太守

卒於宋世建元二年追加封謚無子太祖以第十一子鈞繼道度後鈞字宣禮永明四年爲江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母區貴人卒居喪盡禮六年遷爲征虜將軍八年遷驍騎將軍常侍如故仍轉左衛將軍鈞有好尚爲世祖所知兄弟中意遇次鄱陽王鏘十年轉中書令領石頭戍事遷散騎常侍祕書監領驍騎如故不拜隆昌元年改加侍中給扶海陵立轉撫軍將軍侍中如故尋遇害年二十二明帝卽位以永陽王子瑛

仍本國繼元王爲孫子珉字雲璵世祖第二十二子也永明七年封義安王後改永陽永泰元年見害年十四復以武陵昭王曄第三子子坦奉元王後

始安貞王道生字孝伯太祖次兄也宋世爲奉朝請卒建元元年追封謚建武元年追尊爲景皇妃江氏爲后立寢廟於御道西陵曰脩安生子鳳高宗安陸昭王緬鳳字景慈官至正員郎卒於宋世謚靖世子明帝建武元年贈侍中驃

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始安靖王改華林鳳莊  
門爲望賢門太極東堂書鳳鳥題爲神鳥而改  
鸞鳥爲神雀子遙光嗣太極東堂西刻曰前史主  
遙光字元暉生有蹇疾太祖謂不堪奉拜祭祀  
欲封其弟世祖諫乃以遙光襲爵初爲員外郎  
轉給事郎太孫洗馬轉中書郎豫章內史不拜  
高宗輔政遙光好天文候道密懷規贊隆昌元  
年除驍騎將軍冠軍將軍南東海太守行南徐  
州事仍除南彭城太守將軍如故又除輔國將

軍吳興太守高宗廢鬱林又除冠軍將軍南蠻  
校尉西平中郎長史南郡太守一歲之內頻五  
除竝不拜是時高宗欲即位誅賞諸事唯遙光  
共謀議建武元年以爲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  
諸軍事前將軍揚州刺史晉安王寶義爲南徐  
州遙光求解督見許二年進號撫軍將軍加散  
騎常侍給通幟車鼓吹遙光好吏事稱爲分明  
頗多慘害足疾不得同朝例常乘輿自望賢門  
入每與上久清閑言畢上索香火明日必有所

誅殺上以親近單少憎忌高武子孫欲并誅之  
遙光計畫參議當以次施行永泰元年即本位  
爲大將軍給油絡車帝不豫遙光數入侍疾帝  
漸甚河東王鉉等七王一夕見殺遙光意也帝  
崩遺詔加遙光侍中中書令給扶永元元年給  
班劔二十人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遙光旣輔  
政見少主即位潛與江柘兄弟謀自樹立弟遙  
欣在荆楚擁兵居上流密相影響遙光當據東  
府號令使遙欣便星速急下潛謀將發而遙欣

病死江柘被誅東昏侯召遙光入殿告以柘罪  
遙光懼還省便陽狂號哭自此稱疾不復入臺  
先是遙光行還入城風飄儀繖出城外遙光弟  
遙昌先卒壽春豫州部曲皆歸遙光及遙欣喪  
還葬武進停東府前渚荆州衆力送者甚盛帝  
誅江柘後慮遙光不自安欲轉爲司徒還第召  
入喻旨遙光慮見殺八月十二日晡時收集二  
州部曲於東府門聚人衆街陌頗怪其異莫知  
其指趣也遙光召親人丹陽丞劉渢及諸僮楚

欲以討劉暄爲名夜遣數百人破東冶出囚尚  
方取仗又召驍騎將軍垣歷生歷生隨信便至  
勸遙光令率城內兵夜攻臺輦焚燒城門曰公  
但乘輦隨後反掌可得遙光意疑不敢出天稍  
曉遙光戎服出聽事停輦處分上仗登城行賞  
賜歷生復勸出軍遙光不肯望臺內自有變至  
日中臺軍稍至尚書符遙光曰逆順之數皎然  
有徵干紀亂常刑茲罔赦蕭遙光宗室蚩庸才  
行鄙薄緹裙可望天路何階受遇自昔恩加猶

子禮絕帝體寵越皇季旗章車服窮千乘之尊  
闈隍爽閭踰百雉之制及聖后在天親受顧託  
話言在耳德音猶存侮蔑天明罔畏不義無君  
之心履霜有日遂乃稱兵內犯竊發京畿自古  
巨豐莫斯爲甚今便分命六師弘宣九伐皇上  
當親御戎軒弘此廟略信賞必罰有如大江於  
是戒嚴曲赦京邑領軍蕭坦之屯湘宮寺鎮軍  
司馬曹虎屯清溪大橋太子右衛率左興盛屯  
東府東籬門衆軍圍東城三面燒司徒二府遙

光遣垣歷生從西門出戰臺軍屢北殺軍主桑  
天愛初遙光起兵問諮議參軍蕭暢暢正色拒  
折不從十五日暢與撫軍長史沈昭略潛自南  
出濟淮還臺人情大沮十六日垣歷生從南門  
出戰因弃稍降曹虎軍虎命斬之遙光大怒於  
牀上自竦踊使殺歷生兒其晚臺軍射火箭燒  
東北角樓至夜城潰遙光還小齋帳中著衣恰  
坐秉燭自照令人反拒齋閣皆重關左右竝踰  
屋散出臺軍主劉國寶時當伯等先入遙光聞

外兵至吹滅火扶匐下牀軍人排閣入於暗中  
牽出斬首時年三十二遙光未敗一夕城內皆  
夢羣虵緣城四出各共說之咸以爲異臺軍入  
城焚燒屋宇且盡遙光府佐司馬端爲掌書記  
曹虎謂之曰君是賊非端曰僕荷始安厚恩今  
死甘心虎不殺執送還臺徐世擿殺之劉渢遁  
走還家園爲人所殺端河內人渢南陽人事繼  
母有孝行弟濂事渢亦謹詔斂葬遙光屍原其  
諸子追贈桑天愛輔國將軍梁州刺史以江陵

南齊書卷之六十六  
公寶覽爲始安王奉靖王後永元二年爲持節  
督湘州輔國將軍湘州刺史

遙欣字重暉宣帝兄西平太守奉之無後以遙  
欣繼爲曾孫除祕書郎太子舍人巴陵王文學  
中書郎延興元年高宗樹置以遙欣爲持節督  
兗州緣淮軍事寧朔將軍兗州刺史仍爲督豫  
州之西陽司州之汝南二郡輔國將軍豫州刺  
史持節如故未之任建武元年進號西中郎將  
封聞喜縣公遷使持節都督荆雍益寧深南北

秦七州軍事右將軍荊州刺史改封曲江公高  
宗子弟弱小晉安王寶義有廢疾故以遙光爲  
揚州居中遙欣居陝西在外權勢并在其門遙  
欣好勇聚畜武士以爲形援四年進號平西將  
軍永泰元年以雍州虜寇詔遙欣以本官領刺  
史寧蠻校尉移鎮襄陽虜退不行永元元年卒  
年三十一贈侍中司空謚康公葬用王禮

遙昌字季暉解褐祕書郎太孫舍人給事中祕  
書丞興元元年除黃門侍郎未拜仍爲持節督

郢司二州軍事寧朔將軍郢州刺史建武元年  
進號冠軍將軍封豐城縣公千五百戶未之鎮  
徙督豫州郢州之西陽司州之汝南一郡軍事  
征虜將軍豫州刺史持節如故二年虜主元宏  
寇壽春遣使呼城內人遙昌遣參軍崔慶遠朱  
選之詣宏慶遠曰旌蓋飄飄遠涉淮泗風塵慘  
烈無乃上勞宏曰六龍騰躍倏忽千里經途未  
遠不足爲勞慶遠曰川境旣殊遠勞軒駕屈完  
有言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宏曰故當有故

卿欲使我含瑕依違爲欲指斥其事慶遠曰君  
包荒之德本施北政未承來議無所含瑕宏曰  
朕本欲有言會卿來問齊主廢立有其例不慶  
遠曰廢昏立明古今同揆中興克昌豈唯一代  
主上與先武帝非唯昆季有同魚水武皇臨崩  
託以後事嗣孫荒迷廢爲鬱林功臣固請爰立  
明聖上逼太后之嚴令下迫羣臣之稽顙俯從  
億兆踐登皇極未審聖旨獨何疑怪宏曰聞卿  
此言殊解我心但哲婦傾城何足可用果如所

言武帝子弟今皆何在慶遠曰七王同惡皆伏  
管蔡之誅其餘列蕃二十餘國內升清階外典  
方牧哲婦之戒古人所惑然十亂盈朝實唯文  
母宏曰如我所聞靡有子遺卿言美而乖實未  
之全信宏又曰雲羅所掩六合宜一故往年與  
齊武有書言今日之事書似未達齊主命也南  
使反情有愴然朕亦保兵此段猶是本意不必  
專爲問罪若如卿言便可釋然慶遠曰見可而  
進知難而退聖人奇兵今旨欲憲章聖人不失

舊好豈不善哉宏曰卿爲欲朕和親爲欲不和  
慶遠曰和親則二國交歡蒼生再賴不和則二  
國交怨蒼生塗炭和與不和裁由聖衷宏曰朕  
來爲復遊行鹽境北去洛都率爾便至亦不攻  
城亦不伐塢卿勿以爲慮宏設酒及羊炙雜果  
又謂慶遠曰聽卿主克黜凶嗣不違忠孝何以  
不立近親如周公輔成王而苟欲自取慶遠荅  
曰成王有亞聖之賢故周公得輔而相之今近  
蕃雖無悖德未有成王之賢霍光亦捨漢蕃親

而遠立宣帝宏曰若爾霍光嚮自立爲君當復得爲忠臣不慶遠曰此非其類乃可言宣帝立與不立義當云何皇上豈得與霍光爲匹若爾何以不言武王伐紂何意不立微子而輔之苟吞天下宏大笑明日引軍向城東遣道登道人進城內施衆僧絹五百匹慶遠選之各袴褶絡帶遙昌永泰元年卒上愛遙昌兄弟如子甚痛惜之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帝以問徐孝嗣孝嗣曰豐城本資尚輕贈以班台如爲小過帝曰卿乃欲存萬代准則此我孤兄子不得與計謚憲公

安陸昭王緬字景業善容止初爲祕書郎宋邵陵王文學中書郎建元元年封安陸侯邑千戶轉太子中庶子遷侍中世祖即位遷五兵尚書領前軍將軍仍出爲輔國將軍吳郡太守少時大著風績竟陵王子良與緬書曰竊承下風數十年來未有此政世祖嘉其能轉持節都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軍事冠軍將軍郢州刺史永明

五年還爲侍中領驍騎將軍仍遷中領軍明年轉散騎常侍太子詹事出爲會稽太守常侍如故遷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左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緬留心辭訟親自隱卹劫抄度口皆赦遣許以自新再犯乃加誅爲百姓所畏愛九年卒詔賻錢十萬布二百匹喪還百姓緣沔水悲泣設祭於峴山爲立祠贈侍中衛將軍持節都督刺史如故給鼓吹一部謚昭侯年三十七高宗少

相友愛時爲僕射領衛尉表求解衛尉私第展哀詔不許每臨緬靈輒慟哭不成聲建武元年贈侍中司徒安陸王邑二千戶子寶暉嗣爲持節督湘州軍事輔國將軍湘州刺史弟寶覽爲江陵公寶宏汝南公邑各千五百戶二年寶暉進號冠軍將軍三年寶宏改封霄城永元元年以安陸郡邊虜寶暉改封湘東王進號征虜將軍一年爲左衛將軍高宗兄弟一門皆尚吏事寶暉粗好文章義師下寶暉在城內東昏廢寶

臣等望物情歸已坐待法駕既而城內送首詣梁  
王宣德太后臨朝以寶眚為太常寶眚不自安  
謀反兄弟皆伏誅  
史臣曰太祖膺期御世二昆夙殞慶命傍流追  
序蕃胙安陸王緬以宗子戚屬弱年進仕典郡  
臨州去有餘迹遺愛在民蓋因情而可感學以  
從政夫豈必然

贊曰太祖二昆追樹雙蕃元託繼胤貞興子孫  
竝用威福自取亡存安陸稱美事表西魂

列傳第二十六

南齊書四十五

列傳第二十六

列傳第二十七

南齊書四十六

臣蕭子顯撰

王秀之

王慈

蔡約

陸慧曉 顧憲之

蕭惠基

王秀之字伯奮琅邪臨沂人也祖裕宋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父瓚之金紫光祿大夫秀之幼

時裕愛其風采起家著作佐郎太子舍人父卒  
爲菴舍於墓下持喪服闋復職吏部尚書褚淵  
見秀之正潔欲與結婚秀之不肯以此頻轉爲  
兩府外兵參軍遷太子洗馬司徒左西屬桂陽  
王司空從事中郎秀之知休範將反辭疾不就  
出爲晉平太守至郡暮年謂人曰此邦豐壤祿  
俸常充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上表  
請代時人謂王晉平恐富求歸還爲安成王驃  
騎諮議轉中郎又爲太祖驃騎諮議昇明二年

轉左軍長史尋陽太守隨府轉鎮西長史南郡  
太守府主豫章王疑旣封王秀之遷爲司馬河  
東太守辭郡不受加寧朔將軍改除黃門郎未  
拜仍遷豫章王驃騎長史於荆州立學以秀之  
領儒林祭酒遷寧朔將軍南郡王司馬復爲黃  
門郎領羽林監遷長沙王中軍長史世祖即位  
爲太子中庶子吏部郎出爲義興太守遷侍中  
祭酒轉都官尚書初秀之祖裕性貞正徐羨之  
傅亮當朝裕不與來往及致仕隱吳興與子璜

之書曰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瓚之歷官至五  
兵尚書未嘗詣一朝貴江湛謂何偃曰王瓚之  
今便是朝隱及柳元景顏師伯令僕貴要瓚之  
竟不候之至秀之爲尚書又不與令王儉欵接  
三世不事權貴時人稱之轉侍中領射聲校尉  
出爲輔國將軍隨王鎮西長史南郡內史州西  
曹苟平遺秀之交知書秀之拒不答平乃遺書  
曰僕聞居謙之位旣刊于易傲不可長禮明其  
美是以信陵致夷門之義燕丹收荆卿之節皆

以禮而然矣丈夫處世豈可寂漠恩榮空爲後  
代一丘土足下業潤重光聲居朝右不修高世  
之績將何隔於愚夫僕耿介當年不通羣品饑  
寒白首望物嗟來成人之美春秋所善薦我寸  
長開君尺短故推風期德規於相益實非碌碌  
有求於平原者也僕與足下同爲四海國士夫  
盛衰迭代理之恒數名位參差運之通塞豈品  
德權行爲之者哉第五之號旣無易於驃騎西  
曹之名復何推於長史足下見答書題久之以

君若此非典何宜施之於國士如其循禮禮無  
不答謹以相還亦何犯於逆鱗哉君子處人以  
德不以位相如不見屈於澠池毛遂安受辱於  
郢門造敵臨事僕必先於二子未知足下之貴  
足下之威孰若秦楚兩王僕以德爲寶足下以  
位爲寶各寶其實於此敬宜常聞古人交絕不  
泄惡言僕謂之鄙無以相貽故薦貧者之贈平  
潁川人豫章王昱疑爲荊州時平獻書令減損奢  
麗豫章王優教訓答尚書令王儉當事平又與

儉書曰足下建高世之名而不顯高世之迹將  
何以書於齊史哉至是南郡綱紀啓隨王子隆  
請罪平平上書自申秀之尋徵侍中領游擊將  
軍未拜仍爲輔國將軍吳興太守秀之常云位  
至司徒左長史可以止足矣吳興郡隱業所在  
心願爲之到郡脩治舊山移置輜重隆昌元年  
卒官年五十三諡曰簡子秀之宗人僧祐太尉  
從祖兄也父遠光祿勳宋世爲之語曰王遠如  
屏風屈曲從俗能蔽風露而僧祐負氣不羣儉

嘗侯之辭不相見世祖數閱武僧祐獻講武賦  
儉借觀僧祐不與竟陵王子良聞僧祐善彈琴  
於座取琴進之不肯從命永明末爲太子中舍  
人在直屬疾代人未至僧祐委出爲有司所奏  
贖論官至黃門郎時衛軍掾孔道亦抗直著三  
吳決錄不傳

王慈字伯寶琅邪臨沂人司空僧虔子也年八  
歲外祖宋太宰江夏王義恭迎之內齋施寶物  
恣聽所取慈取素琴石研義恭善之少與從弟

儉共書學除祕書郎太子舍人安成王撫軍主  
簿轉記室遷祕書丞司徒左西屬右長史試守  
新安太守黃門郎太子中庶子領射聲校尉安  
成王冠軍豫章王司空長史司徒左長史兼侍  
中出爲輔國將軍豫章內史父憂去官起爲建  
武將軍吳郡太守遷寧朔將軍大司馬長史重  
除侍中領步兵校尉慈以朝堂諱榜非古舊制  
上表曰夫帝后之德綢繆天地君人之亮蟬聯  
日月至於各族不著昭自方策號謚聿宣載伊

篇籍所以魏臣據中以建議晉主依經以下詔  
朝堂榜誌諱字懸露義非綿古事殷中世空失  
資敬之情徒垂嚴配之道若乃武功鼎臣贊庸  
元吏或以勲崇或由姓表故孔惺見銘謂標叔  
舅子孟應圖稱題霍氏況以處一之重列尊名  
以止仁無二之貴黃冲文而止敬昔東平即世  
孝章巡宮而灑泣新野云終和熹見似而流涕  
感循舊類尚或深心矧觀徽跡能無惻隱今局  
禁欽遽動延車蓋若使鑿駕紆覽四時臨閱豈

不重增聖慮用感宸衷愚謂空標簡第無益於  
匪躬直述朝堂寧虧於夕惕伏惟陛下保合萬  
國齊聖羣生當刪前基之弊軌啓皇齊之孝則  
詔付外詳議博士李攜議據周禮凡有新令必  
奮鐸以警衆乃退以憲之于王宮注憲表懸之  
也太常丞王儻之議尊極之名宜率土同諱目  
可得覩口不可言口不可言則知之者絕知之  
者絕則犯觸必衆儀曹郎任昉議攜取證明之  
文儻之即情惟允直班諱之典爰自漢世降及

有晉歷代無爽今之諱榜兼明義訓邦之字國  
實爲前事之徵名諱之重情敬斯極故懸諸朝  
堂搢紳所聚將使起伏晨昏不違耳目禁避之  
道昭然易從此乃敬恭之深旨何情典之或廢  
尊稱霍氏理例乖方居下以名故以不名爲重  
在上必諱故以班諱爲尊因心則理無不安即  
事則習行已久謂宜式遵無所創革慈議不行  
慈患脚世祖敕王晏曰慈在職未久既有微疾  
不堪朝又不能騎馬聽乘車在仗後江左來少

例也以疾從閑任輔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慈  
妻劉秉女子觀尚世祖長女吳縣公主修婦禮  
姑未嘗交答江夏王鋒爲南徐州妃慈女也以  
慈爲冠軍將軍東海太守加秩中二千石行徐  
州府事遷爲冠軍將軍廬陵王中軍長史未拜  
永明九年卒年四十一謝超宗嘗謂慈曰卿書  
何當及虔公慈曰我之不得仰及猶雞之不及  
鳳也時人以爲名答追贈太常謚懿子

蔡約字景撫濟陽考城人也祖廓宋祠部尚書

父興宗征西儀司約少尚宋孝武女安吉公主  
拜駙馬都尉祕書郎不拜順帝車騎驃騎行參  
軍通直郎不就遷太祖司空東閣祭酒太尉主  
簿齊臺建爲世子中舍人仍隨度東宮轉鄱陽  
王友竟陵王鎮北征北諮議領記室中書郎司  
徒右長史黃門郎領本州中正出爲新安太守  
復爲黃門郎領射聲校尉通直常侍領驍騎將  
軍太子中庶子領屯騎校尉永明八年八月合  
朔約脫武冠解劍於省眠至下鼓不起爲有司

所奏贖論太孫立領校尉如故出爲宜都王冠  
軍長史淮南太守行府州事世祖謂約曰用  
卿爲近蕃上佐想副我所期約曰南豫密邇京  
師不治自理臣亦何人爝火不息時諸王行事  
多相裁割約在任主左之間穆如也遷司徒左  
長史高宗爲錄尚書輔政百僚脫屐到席約躡  
屐不改帝謂江祐曰蔡氏是禮度之門故自可  
悅祐曰大將軍有揖客復見於今建武元年遷  
侍中明年遷西陽王撫軍長史加冠軍將軍徙

廬陵王右軍長史昭軍如故轉都官尚書遷邵陵王師加給事中江夏王車騎長史加征虜將軍並不拜約好飲酒夷淡不與世雜遷太子詹事永明二年卒年四十四贈太常

陸慧曉字叔明吳郡吳人也祖萬載侍中父子真元嘉中爲海陵太守時中書舍人秋當親幸家在海陵假還葬父于真不與相聞當請發民治橋又以妨農不許彭城王義康聞而賞焉自臨海太守眼疾歸爲中散大夫卒慧曉清介正

立不雜交游會稽內史同郡張暢見慧曉童幼便嘉異之張緒稱之曰江東裴樂也初應州郡辟舉秀才衛尉史歷諸府行參軍以母老還家侍養十餘年不仕太祖輔政除爲尚書殿中郎隣族來相賀慧曉舉酒曰陸慧曉年踰三十婦父領選始作尚書郎卿輩乃復以爲慶邪太祖表禁奢侈慧曉撰答詔草爲太祖所賞引爲太傅東閣祭酒建元初仍遷太子洗馬武陵王暉守會稽上爲精選僚吏以慧曉爲征虜功曹與

府參軍沛國劉璉同從述職行至吳璉謂人曰  
吾聞張融與陸慧曉竝宅其間有水此水必有  
異味遂往酌而飲之廬江何點薦慧曉於豫章  
王疑補司空掾加以恩禮轉長沙王鎮軍諮議  
參軍安陸侯緬爲吳郡復禮異慧曉慧曉求補  
緬府諮議參軍遷始興王前將軍安西諮議領  
冠軍錄事參軍轉司徒從事中郎遷右長史時  
陳郡謝朓爲左長史府公竟陵王子良謂王融  
曰我府二上佐求之前世誰可爲比融曰兩賢

同時便是未有前例子良於西邸抄書令慧曉  
參知其事尋遷西陽王征虜巴陵王後軍臨汝  
公輔國三府長史行府州事復爲西陽王左軍  
長史領會稽郡丞行郡事隆昌元年徙爲晉熙  
王冠軍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慧曉歷輔五  
政治身清肅僚佐以下造請趣起送之或謂慧  
曉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答曰我性惡人  
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  
故慧曉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可卿人生何容

立輕重於懷抱終身常呼人位建武初除西中郎長史行事內史如故俄徵黃門郎未拜遷吏部郎尚書令王晏選門生補內外要局慧曉爲用數人而止晏恨之送女妓一人欲與申好慧曉不納吏曹都令史歷政以來諮執選事慧曉任已獨行未嘗與語帝遣左右單景雋以事詢問慧曉謂景雋曰六十之年不復能諮都令史爲吏部郎也上若謂身不堪便當拂衣而退帝甚憚之後欲用爲侍中以形短小乃止出爲輔

國將軍晉安王鎮北司馬征北長史東海太守行府州事入爲五兵尚書行揚州事崔慧景事平領右軍將軍出監南徐州少時仍遷持節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至鎮俄爾以疾歸卒年六十二贈太常同郡顧憲之字士思宋鎮南將軍凱之孫也性尤清直永明六年爲隨王東中郎長史行會稽郡大時西陵成主杜元懿啓吳興無秋會稽豐登商旅往來倍多常歲西陵牛埭稅官格日三千五

百元懿如卽所見日可一倍盈縮相兼略計年  
長百萬浦陽南北津及柳浦四埭乞爲官領攝  
一年格外長四百許萬西陵戍前檢稅無妨戍  
事餘三埭自舉腹心世祖敕示會稽郡此詎是  
事宜可訪察卽啓憲之議曰尋始立牛埭之意  
非苟逼僦以納稅也當以風濤迅險人力不捷  
屢致膠溺濟急利物耳旣公私是樂所以輸直  
無怨京師航渡卽其例也而後之監領者不達  
其本各務已功互生理外或禁遏別道或空稅

江行或撲船倍價或力周而猶責凡如此類不  
經埭煩牛者上詳被報格外十條並蒙停寢從  
來誼訴始得暫弭案吳興頻歲失稔今茲元饉  
去乏從豐良由饑棘或徵貨買粒還拯親累或  
提攜老弱陳力餬口埭司責稅依俗弗降舊格  
新減尚未議登格外加倍將以何術皇慈元隱  
振廩蠲調而元懿幸災摧利重增困瘼人而不  
仁古今共疾且比見加格置市者前後相屬非  
惟新加無贏竝皆舊格猶闕愚恐元懿今啓亦

當不殊若事不副言懼貽譴詰便百方侵苦爲公賈怨元懿稟性苛刻已彰往効任以物上譬以狼將羊其所欲舉腹心亦當虎而冠耳書云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言盜公爲損蓋微斂民所害乃大也今雍熙在運草木含澤其非事宜仰如聖旨然掌斯任者應簡廉平廉則不竊於公平則無害於民矣愚又以便宜者蓋謂便於公宜於民也竊見頃之言便宜者非能於民力之外用天分地者率皆即日不宜於民

方來不便於公名與實反有乖政體凡如此等誠宜深察山陰一縣課戶二萬其民貲不滿三千者殆將居半刻又刻之猶且三分餘一凡有貲者多是士人復除其貧極者悉皆露戶役民三五屬官蓋惟分定百端輸調又則常然比衆局檢校首尾尋續橫相質累者亦復不少一人被攝十人相追一緒裁萌千孽互起蠶事弛而農業廢賤取庸而貴舉責應公贍私日不暇給欲無爲非其可得乎死且不憚矧伊刑罰身且

不愛何況妻子是以前檢未窮後巧復滋網辟  
徒峻猶不能悛竊尋民之多僞實由宋季軍旅  
繁興後賦殷重不堪勤劇倚巧祈優積習生常  
逐迷忘反四海之大黎庶之衆心用參差難卒  
澄一化宜以漸不可疾責誠存不擾藏疾納汙  
實增崇曠務詳寬簡則稍自歸淳又被簡符前  
後年月久遠其事不存符旨既嚴不敢闇信縣  
簡送郡郡簡呈使殊形詭狀千變萬源間者忽  
不經懷見者實足傷駭兼親屬里伍流離道路

時轉寒涸事方未已其士人婦女彌難厝衷不  
簡則疑其有巧欲簡復未知所安愚謂此條宜  
委縣簡保舉其綱領略其毛目囊漏不出貯中  
庶嬰疾沈痼者重荷生造之恩也又永興諸暨  
離唐寓之寇擾公私殘燼彌復特甚儻值水旱  
實不易思俗諺云會稽打鼓送卹吳興步檐令  
史會稽舊稱沃壤今猶若此吳興本是堦亡事  
在可知因循餘弊誠宜改張公元懿今啓敢陳  
管見世祖並從之由是深以方直見委仍行南

南齊書卷二十七  
豫南兗二州事典籤諮事未嘗與色動遵法制  
歷黃門郎吏部郎永元中爲豫章內史

蕭惠基南蘭陵蘭陵人也祖源之宋前將軍父  
思話征西將軍儀同三司惠基幼以外戚見江  
夏王義恭歎其詳審以女結婚解褐著作佐郎  
征北參軍尚書水部左民郎出爲湘東內史除  
奉車都尉撫軍車騎主簿泰始初兄益州刺史  
惠開拒命明帝遣惠基奉使至蜀宣旨慰勞惠  
開降而益州土人反引氏賊圍州城惠基於外

宣示朝廷威賞於是氏人邵虎郝天賜等斬賊  
帥馬興懷以降還爲太子中舍人惠基西使千  
餘部曲並欲論功惠基毀除勲簿競無所用或  
問其此意惠基曰我若論其此勞則驅馳無已  
豈吾素懷之本邪出爲武陵內史中書黃門郎  
惠基善隸書及弈基太祖與之情好相得早相  
器遇桂陽之役惠基姊爲休範妃太祖謂之曰  
卿家桂陽遂復作賊太祖頓新亭壘以惠基爲  
軍副惠基弟惠朗親爲休範攻戰惠基在城內

了不自疑出爲豫章太守還爲吏部郎遷長兼  
侍中袁粲劉秉起兵之夕太祖以秉是惠基妹  
夫時直在侍中省遣王敬則觀其指趣見惠基  
安靜不與秉相知由是益加恩信討沈攸之加  
惠基輔國將軍徙頓新亭事寧解軍號領長水  
校尉母憂去官太祖即位爲征虜將軍衛尉惠  
基就職少時累表陳解見許服闋爲征虜將軍  
東陽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凡歷四郡無所蓄聚  
還爲都官尚書轉掌吏部永明三年以久疾徙

爲侍中領驍騎將軍尚書令王儉朝宗貴望惠  
基同在禮閣非公事不私覲焉五年遷太常加  
給事中自宋大明以來聲伎所尚多鄭衛淫俗  
雅樂正聲鮮有好者惠基解音律尤好魏三祖  
曲及相和歌每奏輒賞悅不能已當時能基人  
琅邪王抗第一品吳郡褚思莊會稽夏赤松並  
第二品赤松思速善於大行思莊思遲巧於鬪  
基宋文帝世羊玄保爲會稽太守帝遣思莊入  
東與玄保戲因製局圖還於帝前覆之太祖使

思莊與王抗交賭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上  
倦遣還省至五更方決抗睡於局後思莊達曉  
不寐世或云思莊所以品第致高緣其用思深  
久人不能對也抗思莊並至給事中永明中敕  
抗品棊竟陵王子良使惠基掌其事初思話先  
於曲阿起宅有閑曠之致惠基常謂所親曰須  
婚嫁畢當歸老舊廬立身退素朝廷稱爲善士  
明年卒年五十九追贈金紫光祿大夫弟惠伏  
永明四年爲廣州刺史罷任獻奉傾資上救中

書舍人茹法亮曰可問蕭惠休吾先使卿宣制  
答其勿以私祿足充獻奉今段殊覺其下情厚  
於前後人問之故當不復私邪吾欲分受之也  
十一年自輔國將軍南海太守爲徐州刺史鬱  
林即位進號冠軍將軍建武二年虜圍鍾離惠  
休拒守虜遣使仲長文真謂城中曰聖上方脩  
文德何故完城拒命參軍羊倫荅曰獫狁孔熾  
我是用急虜攻城惠休拒戰破之遷侍中領步  
兵校尉封建安縣子五百戶永元元年徙吳興

太守徵爲右僕射吳興郡項羽神舊酷烈世人  
云惠休事神謹故得美遷二年卒贈金紫光祿  
大夫惠休弟惠朗善騎馬同桂陽賊叛太祖赦  
之復加序用永明九年爲西陽王征虜長史行  
南兖州事典籤何益孫贓罪百萬棄市惠朗坐  
免官

史臣曰長揖上宰廷折公卿古稱遺直希之未  
過若夫根孤地危峻情不屈則其道雖行其身  
永廢故多借路求容遜辭自貶高流世業不待  
苟通直轡揚鑣莫能天闕王秀之世守家風不  
降節於權輔美矣哉

贊曰秀處邦朝清心直已伯寶世族榮家爲美  
約守先業觀進知止慧曉貞亮斯焉君子惠基  
惠和時之選士

恩味相與並士

陳也美善相與並

郡口美善相與並

希賢美善相與並

陳也美善相與並

此句與前句同

此句與前句同

此句與前句同

此句與前句同



